

中宗大王實錄

第五之六

0194205
1103



194205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

三年大明正德三年正月己亥朔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遂行賀禮于 大妃殿

仍受軒賀○御勤政殿宴群臣倭野人亦與焉○庚子臺諫合司啓曰

以土田臧獲濫賜以臣及朴永文安潤德姜激功臣蔭加等事廢事論

啓已踰旬月尚未蒙允請適臣等之職五啓不允○左叅贊李孫啓曰

臣本無才德政府重任少時幼不能堪今既老矣志慮衰耗其何能勝

任乞致仕 命賜几杖○辛丑臺諫合司啓曰累啓煩瀆然以反覆

思之不可在職且在前辭免者釋公服持私服而退有 召命則又以

公服入闕門似乎未便臣等當伏閣固請辭職蒙允而後退乃上劄曰

臺諫之於國家譬如耳目之於人擇安危辨利害審視而詳聞使一身

知所趨避而無患者耳目得其職也耳目不職則安不必處利不必趨

危害迫及而有不知避一身之患容有極乎臣等俱以無似認當其任

失念國家承危亂積弊之後 祖宗百餘年成憲舊章變毀殆盡朝廷

百事罔不墜廢紀綱解弛猶未整頓彝倫耗斁猶未明叙賢邪混雜猶

未辨別經用匱竭而不裕賞罰僭濫而無章譬如一身臟腑內損肢體

必傷大病雖問脈尚乖迎醫進藥寧可少緩乎我國土地偏狹人民

鮮少祖賦之入僅贍經費一經亂政府蔽已竭賞功之濫又至於此貽
害萬歲自今日始臣等恐大病復作終不能救在 祖宗朝重惜名器
未嘗妄施故人皆知勸而朝廷尊今者爵命之僭至於蔭授崇級名器
猥賤而朝廷不尊 祖宗垂統之意至是盡矣可勝痛心朴永文兇險
素著挾奸忌正之心人誰不知今其所犯決非言語偶然之失交構亂
政終所必至而不加罪責不問言根奸人罔懲爲禍將蔓其面欺人
臣之大罪寧復置而不問哉尹湯老苟有傳聞非不記憶而敢隱之其
情立現又豈可置而不問 安潤德大節已虧得罪名教姜澂苟免已
罪反覆無行決不可處特進經幄之任且成均館風化之源首善之地
彼縫掖之士皆誦習詩禮願學孔孟者豈肯容受累行之人爲之師表
乎此皆大關朝政臣等處耳目之地不得不盡言而竟未蒙 殿下之
允命臣等既不得其職豈可冒處其位况憲府糾察百官伸冤抑禁濫
僞皆其職也而廢事伏閣請辭不已朝綱日弛冤抑莫伸濫僞興行而
有未暇恤期聞逆命而退者誠以不得其言則終不得就職故也况
今臣等雖見朝政之失亦未敢言是臺諫闕位也 殿下豈以臣等
之故久曠臺諫之職乎伏願 殿下明降綸音速遞臣等之職五辭不

允○傳曰刑曹判書姜渾在外而聽訟事緊而之○壬寅 御朝講掌令

趙舜獻納朴祥以功臣賜給土田減獲事及朴永文安滙德姜澂等事反

覆爭論領事柳洵侍講官崔淑生又從而啟之皆不見○臺諫三辭不見

○掌令趙舜啟曰土田減獲事柳洵於經筵以首相而啟之弘文館亦啟

之而尚留難不決臣等不勝憂悶安潤德姜澂朴永文事不可不從且以

通政而陞嘉善嘉善而陞嘉靖此等加豈可以蔭而輕授乎 傳曰臺諫

之言是矣然已言予不聽之故○以姜渾為判中樞府事鄭光世為刑曹判

書李自健為漢城府左尹李自堅兼掌隸院判決事金克幅為司憲府掌

令李自華為弘文館校理○癸卯 御朝講持平金安國正言金安老將

前事極論檢討官韓效元亦啟之 上不答○臺諫合司辭職至再不允

○傳曰前者王獻_臣奉使出來乃是昇平之日而獻_臣尚有不足之心今

李珍等雖太監亦不可輕待也今驛路殘弊國廩虛竭允支持之物恐未

如意今中外官員解弛如其不謹奉法者雖公罪皆以私罪論絲答五十

以上罷其職○掌令金克幅啟曰臺諫所言之事臣在侍從聞之詳矣國

用虛竭賢邪混處賞罰無章臣意 殿下初政將有清明之治中外之人

亦庶幾復見 世宗成宗之盛治今則臺諫所啟不見至此中外駭愕

傳曰前已論定矣然政丞來言予將改焉令政丞更議又傳曰成希顏

得請而來功甚大矣即位誥命之請也固當厚賞矣盧公弼之功亦不可不賞

領議政柳洵等啓曰上教以當臣等亦已議之矣盧公弼過半成事而

來宜以差論賞○議遣謝恩使領議政柳洵啓曰謝恩使不可假銜朴元

宗不可遠離朝廷臣年老未得赴京成希顏有大功義當論賞乞遞臣職

以成希顏為政丞左右政丞啓曰領相不可遽遞且成希顏雖為政丞不

可以謝恩使復往臣等皆當可往願勿遞柳洵職○左議政朴元宗啓曰

近日臺諫以功臣土田截獲事固請不已以有損於國家也固宜先從但以

功之輕重還奪則不可也自一等以下皆以次遞減何如柳洵啓曰臺

諫欲以功之輕重減數者專為無功者發也臣亦以無功濫受深自愧

忸欲以功之輕重差減命改講三傳曰謝恩使領議政不可往也故問之耳

左右議政中誰可往者柳洵啓曰在前右議政往矣然右議政有病左

議政無病而且前未赴京今可往元宗啓曰臣無病且未行固當往矣順

訂啓曰臣雖有病國家之事臣何敢辭傳曰領議政無故遽遞甚不可其

勿辭柳洵更啓曰臣非徒年老且有病朝夕隨班尚未能故請辭傳曰

土田截獲事前日議定不改而今所啓則與前不同國家號令不可如此

紛擾况臺諫所論之事非特此也并論朴永文及蔭加等事若聽此則漸次強論不可改也元宗又啓曰前日以功之輕重論啓故定議不改矣今觀臺諫所啓以國計虧損故臣爲國家請改耳且永文爲奉朝賀臺諫之請亦當矣元宗又曰遠接使以姜渾爲之臣意以爲盧公弼前者李珍出來時以館伴隨行有交道今若以公弼爲遠接使與館伴則國家如有不足之事必當保護矣且姜渾母病甚緊今雖承命馳來憂慮間或有差誤之事傳曰可○傳曰近來有赴京事則右議政必

行故予以爲可行今審所啓則左議政果可行也且功臣土田減獲事臺諫之意亦非必以一等之爲可減也其自二等以下量減可也且此事已與朝廷議爲之今若改之則法令不一似非信也然不得已則二等以下磨鍊以改蔭加終不可改也朴永文以親功臣已適提調搃管足矣然政丞言之其從之此議論臺諫可也○奏聞使通事李和宗賚來襲封文書內禮部尚書劉機等謹題爲請承襲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云云看得朝鮮國康靖王妃奏稱伊男國王姓諱無嗣病已沉痾不可復起乞將嫡次男姓諱襲封國王一節照得姓諱既以痼疾而辭位其弟晉城君諱以親弟而承托受命母妃請命天子授受

既朋友愛不失况通國臣民舉無異辭母妃奏疏尤為懇切合無俯順其情使外藩之付託有歸姓諱之水受名正予以慰彼群望但事體重大本部未敢擅便伏乞聖明裁處緣奉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謹題請旨本月初七日具題初九日奉聖旨是姓諱准襲封朝鮮國王又封王妃禮部尚書臣劉機等謹題為請承襲事先該本府題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朝鮮國康靖王妃尹氏奏稱伊男國王姓諱無嗣病已沉痾不可復起乞將嫡次男姓諱襲封國王等因該本府備查彼國并議政府先後奏申及本部節次議題事理覆題奉聖旨是姓諱准襲封朝鮮國王欽此欽遵續據陪臣成希顏告稱晉城君姓諱伊妻尹氏亦合受封及查得朝鮮新封國王并妃各賜紵絲四匹羅四匹西洋布十匹又查得弘治八年三月內封姓諱為朝鮮國王該本部題准差太監金輔李珣齋勅并紵絲紗羅等件前去行禮案呈到部看得姓諱既奉欽依准襲封朝鮮國王其妻尹氏亦合封為王妃欲照例請頒詔勅并紵絲等件差內臣齋捧前去本國封姓諱為朝鮮國王尹氏為王妃該服用冕冠服誥命紵絲等件及合用裝盛木櫃杠鎖鑰訟途杠擡人夫護送軍夫通行各該衙門撰造關領應付未取擅便謹題請

旨本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是着司設監大監李珍御馬監太監陳浩去
寫勅與他○太監李珍使人言曰海青鴨虎預先多數坐養調熟或捉
兔或捉禽隨才放試以待若不預先調馴試才而進獻後或颺去或不
能捉禽兔則皇帝必不喜懼此意預知云又曰前此到本國留館時
弓人工作處或於南大門上使不得親監或造草冢慮有火災今宜館裏
作廳蓋瓦云又弓子當多造賚還弓弰弓製預先多備削正勿令工造稽
緩云又曰多日留館無以遣懷館後人家園中開射之所為可此吾
曾所親見之地暫設射所還即仍舊甚無妨云○李珍送水茄種曰此
種須於種茄時種於館中隙地以待吾當移種獻于 殿下云○傳曰
通事賚來物目皆可為之事歟柳洵啓曰如此之物景泰皇帝時求之
然未聞鴨虎之名也海東青雖調習使捉禽兔不得使為常性或颺去
或不捉禽理之常也且此物下三道本無咸鏡道則或有之觀察使及
兵使處下論甚當且鴨虎則未知何物必是羅進也然則雖不得調習
可亦數以送矣如此等事雖未遽辦國家當盡力為之矣柳順汀啓
曰 世祖朝海青於慈山官得之平安道亦行移可也如有得者重賞
事知論甚當傳曰可○甲辰 御朝講大司諫南慄持平許碗曰昨

且士田蔽獲及朴永文事外皆無允命臣等廢事來啓者欲上無過

舉也永文言根不可不問飛語國家之大害蔭加古無其例通政以上

豈可輕授特進官之任非輕安潤德姜澈皆可逆也南慄曰前日朴祥

及臣所啓守令不法事意謂上必推問而今不推之臣等之望缺矣

密陽府使鄭子芝本以解音律發跡其為海州判官及為採紅駿從事

官時恣行不法前皆啓之其貪汚如此安能治民子芝為任崇勳羽善翼導惡無所不至

山府更李琬初除授時馳書于府吏令送轎軍五十名皮匹五名既至

則以其軍葺治墻垣以其匠造屨束裝以故久不赴任觀察使張順孫

請罷琬除授後累月不赴任監司請罷朝議其後順孫以病母相見來

京時琬語府吏曰前日請罷我者宜受殃必遭喪矣順孫過境不送支

供之人其用心如此又多盜取官物正如前日所啓高山縣監張翼長

醉不醒不治民事延安府使任浩其貪無狀請皆推問許琬曰朴永文

言根不可不問無根之言能害國家在宋朝韓琦富弼盡心竭力以天下

為己任群小忌之夏竦刁儉人也偽作廢立之語飛語上聞仁宗雖不甚

信惑韓富由是憂懼力請補外相繼罷去今永文亦為飛語譏間不

可不懲上曰守令之事當待觀察使廢貶許琬曰今進講書曰甘克詰

爾戎兵凡事釁萌於無事之時人主扭於昇平不能自強則國勢委靡
怠惰而不振唐玄宗當太平無事之時荒於酒色民不知兵祿山一呼
望風瓦解我朝自辛亥年北征後今將二十年無邊患邊將必有怠玩
之心南方亦無邊患久矣自古無百年治平者邊患不可不慮南樛曰
周宣王中興之主也任用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能內修外攘復文
武之境土至於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詩之析父軍士怨於
又役白駒賢人遠去黃鳥萬民離散其故在用號文公之失也自古帝
王始雖勵精卒不能善治必須任賢使能然後能善終今昇平日久北
狄南蠻若跳梁充斥則何以禦之立政大旨以用人爲先終之以蘇公
慎王之事請留意邊事而又務得人以慎獄事自古邊將非人則邀功
四夷以開邊釁亦不可不擇北道節度使辛允武請以堂上官爲訓戎
僉使夫堂上官豈盡武才者乎如此則欲陞堂上者必窺覘矣許硃曰
訓戎雖巨鎮差遣堂上官豈允武所可擅請乎若堂上無可當之人則
必以堂下陞堂上而充差後弊亦不可不慮 上不答○傳曰寺人成
胤歸本鄉時擅率別監其推之○臺諫合司啓曰蔭加無前例雖只有
具致明之事是一時特恩也爵命人主所貴不可不改正尹湯老所聞

慶不直啓請下問言根特進官近侍帷幄安潤德姜澂等請改正臣等
又觀迎接都監郎官磨鍊記李坤金克鏘則吏曹判書柳濱四寸宋
汝諧則察判鄭光弼妻甥李思鈞則其曹郎官今天使宦寺也意
謂其都監郎官必請陞職故以此充差請改正傳曰都監郎官可改正
蔭加則不可改今後勿爲事已與大臣議矣順孫等又啓曰蔭加事收
議之意則臣等未可知也然九事當審其是非而爲之蔭加猥濫誤於
柳子光爵命人主之所重在所當改而以爲今則勿改而後勿爲之此
何謂也又論尹湯老安潤德姜澂事不允○乙巳 御朝講正言金硯
曰爵命人主所重在廢朝爵賞猥濫不分賢愚或以族親或以執事陞
堂上者難以枚舉在 殿下初政固當重惜官爵以正名器顧乃因循
舊習蔭加猥濫有同昔日且本無古例實奸臣子光誤之今上洞
知其不便而不改是初政之大累也大司憲張順孫曰今入侍特進官
李惟清之父爲佐理功臣而其祖不授蔭加孫仲暉之父孫昭爲敵愾
功臣而其父亦不以蔭授考之於前參之以當今於理皆不可授又以
尹湯老言根推問事安潤德姜澂等事論之上不答○臺諫合同將
蔭加尹湯老安潤德姜澂事蔭加事不允餘皆依先諫院獨啓李琬事

不可不推 傳曰其推之○丙午 御朝講執義慶世昌啓蔭加事且曰
天使時緩慢官吏勿論公私罪笞五十以上皆令罷職法不可搖動莫
如觀其情實依律論罪 上曰此言然矣予意以為前者金輔王獻臣
之來凡事不稱意慮有此患故姑立此法耳世昌又曰我國禮貌過恭
天使王敞董越等曰東方禮數皆秦法也秦之斯高欲售其術以尊君
抑臣為名而實欺其君也請於天使來時依中朝之制行禮臣嘗見羸
蟲錄唯我朝有笠纓笠纓非中朝制也華人譏其領下垂珠中原人
造笠纓為我國也廢主法制雖無常而唯此事為便以無用之物而濫
施高價請廢其制 上曰禮度則已成風俗天使曾見之今不可改也
笠纓雖非華制我朝不遵華制者頗多不必盡改也○傳曰天使回還
間允榮親榮墳焚黃掃墳沐浴等事皆勿許○臺諫合司以蔭加猥濫
事至於四啓且曰海東青我朝曾已進獻請免金銀時並免之今更獻
則永為恒式必為後世之弊請考之於前又與大臣更議今雖被責於
天使此則一時小事後日之患可不慮乎傳曰蔭加事已悉言之海
東青當與大臣議之○領議政柳洵等議啓曰 上國之命不可拒也且
皇帝一時好尚不同不應為萬世之害且此物產於遼海東北考之於史

遼主求海青於女直我世祖朝遣採訪使求之天使李珍亦知此物
產於我國今上國求之雖不當而我國則不可不獻雖不可多得只得
一二進獻可也傳曰知道○傳曰予有咽喉證差息間其停經筵○丁
未臺諫合同啓曰蔭加事上教以爲前日宰相議得時不及之故不
允云書臣等更思宰相不及此事有由然矣柳洵之子應龍爲嘉善柳順
訂之兄添訂爲通政宋軼之父恭孫爲通政洪景舟之父任爲嘉善大
臣父兄弟以蔭而得階者頗多故嫌不及於議得耳如是極論者五
皆不見○傳曰廢朝所用之餘狐皮二千餘張在庫有裕於天使之用
其勿加定○戊申臺諫合同四啓蔭加事不見○巳酉臺諫合同啓蔭
加事又啓曰三公見金克塊之子元胤上疏不見趙元紀所推之案故
所議不合以案辭觀之事千金允浩朴元信等招辭皆以米八碩租三
十碩輸來云與克塊之言相同無有面質之事其請往面質必有意也
請勿遣之克塊詐云海波險惡舟楫不通不可水運而趙元紀不詳問
其故而上來故更請遣權鞅臣順孫嘗見倭料亦以船運則克塊豈不
得船運乎其言海波險惡者詐也且金克塊得以面質則今所推如李
承元南憬慎克成蔡碩堅必請往質矣若使往質則事干等未免筭

楚不如留克媿于此以待權輿畢推而來啓也傳曰蔭加事不見克媿
事如啓史臣曰克媿奸妻父妄爲慶尚水使侵水卒黷貨無厭人皆折
齒○臺諫又上疏因啓曰近日宦寺干政者頗有之故謹書臣等所懷
以啓傳曰詳覽後當答之其疏曰欲治外者必本諸內欲治遠者必先
諸近自古帝王之治未有不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者也蓋禮法
易失於宮闈之內怠傲易肆於燕昵之際禮法一弛則嬖倖得以投其
隙怠傲一形則近習得以售其術古昔帝王知其然也故倚几有訓誦
之規居寢有警御之箴出入起居罔有不欵燕閑私昵無有不戒閨門
肅然內外有嚴而無請托私謁之人雋僕閹尹恪勤其職而無橫恣竊
權之輩此所以家齊於內而國治於外者也後之人君欲治其國而不本
諸家昵於衽席狎於親私委信近習假借權柄而終不敗者鮮矣夫人
君所常與居處飲食左右前後莫非閹宦之徒其勢易至於狎昵非如
外庭大臣進見有時爲可嚴憚也其間或有性識佞利語言辨給善伺
氣色巧迎合意任使便捷無不稱愜受命婉順無有違拂人君不察日
致倚信或咨訪外事參問機密則彼且甘其言以餌之巧其術以中之迎
人主之喜贊之以市恩乘人主之怒鼓之以張勢有所愛則假其愛以

濟其私有所憎則藉其憎以復其怨甚至於無喜怒也而挑之使喜激
之使怒無愛憎也而以偽善虛譽強之使愛以浮毀誣短強之使憎允
事之是非人之邪正皆顛倒雜糅用舍進退之間禍福賞刑之際寅緣
托付酬嫌復息苟利於己靡所不爲而國之權柄盡移於其手矣歷代
之患多由此輩而流毒被禍漢唐爲甚依憑城社擅行成福上下屏氣
中外脅息阿旨曲求則驟加顯擢直情忤意則旋遭誅戮至於廢置在手
弒逆繼起使國祚覆滅生靈塗炭究其所由皆本於人主任用便昵假
以權寵始之不謹終之難圖此前代已然之跡而後世之所當鑑也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宦寺之任只給事內庭使之以賤待之以嚴故歷百
餘年無怙寵弄權之患其所以防微杜漸者深矣逮至廢朝以獻技
巧導陰邪爲保軀安身之計逢迎旨趣猶恐或後其怠荒逸樂竒技淫
巧皆所習見在今日必欲伺間導諛固其常態如此之輩豈宜親近左
右而反正之後尚仍其舊窺覷瀆冒竊祿勲書者亦多有之腰金珥玉
混雜卿士大夫之列恃其崇極漸肆驕傲傳命出入必致稽緩接待宗
宰若語等夷至於繕工之所縱情乞求用人之際公然請囑騎肆之習
已成而預政之端亦見矣 殿下苟不預防於其始則臣等恐末流之禍

將至於不可救也近者成胤受服於外儼然擅率別監無有顧忌此由
殿下待之不嚴扭以爲習故致驕縱若是耳此而不治將何所懲臣等
伏聞 成宗嘗曰宦者之弊自古有之宜杜其漸又曰狎之則必至
於無禮若有所犯當據法抵罪不小貸也伏願 殿下鑑漢唐之失法
成宗之訓常加裁抑不施隆品矜嚴以率不假辭色或有辜罪無所容
賞允謀事議政論人任授之際不使得預卑辭遜語之請不得行以浸
潤膚受之愬亦無所入則驕橫之患絕而擅恣之漸杜矣且夫請托之
行亦非一端後宮嬖寵壘惑於內姻姪戚畹操弄於外宦寺中立陰相
援結內外交煽迷眩主聽私門一開公道息滅朝政日濁危禍旋作此
尤人主所當深省也在 成宗朝尹遵訟田因其母以聞於內成廟召
謂曰中宮國母不可干以私事後若有如此事予當罪爾奉保夫人請
爵人 成廟曰官爵公器因內謁爵人則於國政何若復更言予必不
貸洪常叔父倂爲長興府使因公主請授京職臺諫有言其不可者以
御札荅曰予觀所言深以爲正予之此事私也非公寧不愧哉聞過即
改斯亦不難夫以 成廟聖明而九重之內黃緣請謁者尚且如是儻
非 成廟布皇極之道絕偏黨之私則寧不爲所惑乎伏惟 殿下由

潛邸入踐寶位前日從遊之舊戚屬之近以至僕隸之賤伺間抵隙希
恩望寵者尤所易進聖心一有所私則群邪競進爭售其術可不慎歟
殿下宜正身以率動由禮義使宮闈肅嚴內外有截 殿下之心廓然
大公皎然至明無有殲毫私意之間宦寺女謁戚里貴近皆不能有所
干預則設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邪衆志成服紀綱振而無侵擾之
患政事修而無阿私之失所謂先治內以達於外先齊家以及於國者
此也伏願 殿下留意焉○庚戌傳于臺諫曰今觀疏意甚是甚是臺
諫若不言則寺人干外事予何以得聞且曰竊衆勲錄者其時宦寺或
有功或宰相云有功故論賞耳其曰傳命之際或致稽緩云者無奈宦寺
多將公事出入或致稽緩歟其曰接待宗宰若語等夷者誰歟工繕之所
縱情乞求者誰歟用人之際公然請囑者誰歟歷指其名而言之予其治
罪臺諫合司啓陰加猥濫事且曰伏聞上教丁寧不勝喜幸若以
臣等言常留意焉則宦寺之干政戚里驕縱之漸自無而女謁亦不得
行國家歸正實 宗社之福也對宗宰若語等夷則宦寺之習大槩皆
然臣等不敢舉其名工繕之所即繕工紫門監也只聞宦寺等乞求事
然不知其名請囑用人之事成胤或折簡或面囑於政廳傳曰壽賞猥濫

蔭授崇秩果似過矣然前例有之臺諫合同已久大臣來啓請改之事多而不及蔭加豈無意歟茲不允成胤事當推之且大臣雖人主亦且加敬豈宦寺所可怠慢雖宦寺亦有賢否豈盡如是必有指之者臺諫啓曰在廢朝宦寺挾勢輪縱朝士畏攝逮至今日蒙上恩亦重餘習有之雖不可指其官凌某宰大抵頗有此態故啓耳蔭加事上教允當大臣之議不及于此者前已啓矣所謂前例者柳順訂以具謙之致明亦受蔭加爲言此乃特恩也我朝但有是人其餘則無聞焉且以朴元宗爲謝恩使元宗國之元勳與議國政不當遠去以一品宰相擇送何如且元宗以東班朝士及六曹郎官占爲軍官又朴光榮以議政府舍人兼書狀官書狀官糾檢一行光榮以本府郎官何以檢察其堂上乎甚爲未便蔚山郡守鄭寬兩爲守宰皆見罷蔚山物衆地大且居兩管之間防禦亦緊豈能勝任旌善郡守李益無來歷飲酒則矇然不知豈能治民皆當改正傳曰宦寺慢待宗宰事至於上疏疏章傳之萬世意必詳知故問之爾蔭加則大臣豈避嫌不言謝恩使該曹及政丞議以爲例遣政丞故也以朝士爲軍官以舍人爲檢察官之事則當問於政丞李益係允鄭寬不允又三啓不允史臣曰是後成胤得罪遠竄

自是宦寺有罪不小貸終 上之世無宦官橫恣之弊唯中年以後女
謁盛行終為盛德之累豈不惜哉○遣注書李抃問軍官事于朴元宗
元宗曰軍官等事皆有前例明日當詣闕親啓○辛亥臺諫合司上劄曰
天生蒸民立之司牧不能獨理輔以賢才為之爵位品秩量器以受其
所用者功勳才德而已此非二途未嘗濫及故處之者無愧怍之心非
分者絕僥倖之望大柄不失而天下用譽昏亂之時大柄倒持名器喪
瀆妄以天爵為己私有庸愚賤迷靡所不及薰蕕莫辨涇渭不分乘軒
續貂為梁爛羊之譏貽害一時取笑萬世可不戒哉惟我 祖宗列聖
深知其然重惜名器未嘗輕用故人才勸而朝廷重歷百餘年綱紀不
紊不幸廢朝失政 先王之法蕩覆殆盡爵賞之濫於是極矣追崇尊崇
惠安宗廟執事族親等階通政以上無慮數百愚稚老鈍庸賤冗雜之
徒皆是珥貂飾玉列于通顯賢才器識之士反沉于下冠履倒置玉石
無別衆志沮喪人心憤鬱幸賴 聖明臨御一車舊污當今病痛正在於
此設法貴之猶恐不重况可濫施又蹈於轍乎近者功臣蔭授原從一
等之加猥及崇品僭襲已甚大為新政之累無異曩日之濫中外遠近
初以為習不復貴重雖呼唱呵喝而行道路反為指笑縉紳皆加鄙侮

欲以貴之適以賤之以 聖王磨勵鼓舞之具轉爲嗤笑賤鄙之物如此綱紀安得不亂國政何由而立乎此臣等所以廢事伏閣幾及數月而不已者也 殿下謂已久之事留難不見臣等不勝缺望古人有云朝命不可追改者先儒非之曰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無使爲聖政之累何善如之此言當矣夫王者爲政苟有害理愈改愈當矣豈宜姑息苟且坐見其失而不改以長其害乎彼參議大臣亦非不知其僭濫之極顧其父兄弟多在陰授之列故不敢正議耳殿下每引大臣之議而不見臣等尤竊惑焉臣等深知害政之大其敢不回天聽而遽退乎伏願 殿下快從無留以荅公論○朴元宗啓曰聞鄭佶赴京時以檢詳柳濱爲書狀官更考則非書狀也以點馬到義州而還朴光榮請改正以東班朝士爲軍官有舊例韓明澮赴京時皆然不可率庸雜無賴之徒雖東班朝士率行何妨臺諫必以廢事爲慮然雖無一二朝官豈至廢事乎李長坤刑曹郎官故臺諫啓之長坤雖文臣而武才卓異非武臣所可企及且有智識臣欲率行然臺諫言之請改傳曰朴光榮則改之李長坤雖刑曹郎官移差閑官帶行可也元宗曰臣意書狀官幸若有病長坤有智識可與議事然臺諫言之不

必率行傳曰改之○傳于三公曰蔭加事臺諫累日伏閣論啓不已今
上劄子每引大臣之議如何而可乎朴元宗遽對曰人主牽制大臣不
可也牽制臺諫亦不可也又傳曰臺諫以鄭寬事爲言其人何如朴元
宗柳順汀等啓曰臺諫所啓土田減獲事年久不當改而臣等獻議改
之者有損於國家故耳今蔭加雖猥濫非害國之事不必改也鄭寬爲
扶安縣監時權景禧爲觀察使以其人好田獵啓罷爲機張縣監見貶
臣等未知其人亦未知其有過失也臺諫豈無所聞而啓之 上裁可
也傳曰知道史臣曰官爵猥濫害人家國有甚於土田減獲惜乎大臣
之錯對歟○傳于臺諫曰蔭加事前既議矣然予意以爲不聽恐或固
執故今使更議亦云不可改鄭寬大臣亦云當迺故迺之○傳于政院
曰天使時一應用度雜物以內帑所有推用以內帑所無之物行移外
方可也蓋不欲煩民之意也 三子 御朝講堂令金克幅曰爵賞猥濫大爲聖
政之累臣父謙光以資憲察佐理功臣不陞階級其後爲修理都監提調
論賞陞爲正憲雖曰佐理之功不如靖國之重然亦同爲功臣猶未得陞
及爲正憲一時大臣皆來賀曰資級之重比諸 世宗朝猶未貴也云
當時爵賞之重可見手指宋軼而言曰軼之父亦授蔭加軼有何功而

並及其父乎舉此一人槩見其濫正言金安老曰不特此也 成宗朝
許琮大有功而亦不蔭授此事嫌於大臣不可與議願自上裁斷 上曰
臺諫言重惜官爵是也蔭加則不可改領事朴元宗曰蔭加事臣等豈
有一毫私意而啓達乎宋恭孫雖武臣立朝已久軼亦大臣任國事多
年以蔭而陞其父之級有何惜爲况儀章已久不可追改 上曰此非
常時賞加例也史臣曰元宗旣建大議當慮大計可也反錄無功於勲籍
以爲有功而又蔭及父子其濫甚矣拂公論而啓導君上拒諫其苟且
姑息亦已甚矣烏得免譏於有識○臺諫合司又啓前事傳曰卿等於
今日經筵亦聞朴元宗之言矣元宗曰儀章已久予意亦然 祖宗朝
事予未及知然 祖宗豈事事皆從臺諫乎卿等如此固執何也更啓
曰儀章雖久不可不改如彼庸流非分濫授者無慮三百餘人其視赤
帝乘軒之弊當爲百倍今聞 上教云 祖宗朝豈事事盡從乎臣等缺
望 殿下不法 祖宗之善行而欲法 祖宗之尤何也張順孫曰臣爲
成宗朝正言雖以十事啓之必盡聽從雖間有不從之事若大事豈有不
從且雖有初而終必難保終始全德自古所難 殿下之教至此尤爲
缺望不允○癸丑 受朝賀 御朝講大司諫南慄掌令趙彛啓蔭加

事不見○內官昌川君成胤有罪以杖八十奪告身三等照律命減
二等贖○日記廳堂上成世明等啓曰戊午年史局事漏洩者問於柳
子光云李克墩之言此事干史局故初則下本廳今則罪不罪非臣等
所可擅便與朝廷大臣集議定罪何如傳曰可○甲寅 御朝講○臺
諫合司啓蔭加事且曰申永洪為定難功臣時疊授三階陞堂上請改
正李忠傑曾為慶尚右道節度使時用營軍及晉州昆陽軍人造家于
晉州其後物論方興乃飾詐曰婿家是其持心貪污請推之姜洪今為
典籍不宜於師表洪彥邦父死非辜不謹持喪前改弘文博士今成均
學官亦師表請皆改正予文正字趙翊持父喪飲酒食肉無以平日常以
事到司僕寺其官負飲之酒以素饌饋之翊曰我食肉持好肉來又常
往黃海道延安府叅於宴會飲食歡樂無異他客亦請改正傳曰蔭加不
見申永洪事當問吏曹李忠傑亦當推之姜洪彥邦適差趙翊不可
無端而適亦推之○臺諫合司上疏傳曰蔭加覽疏後答之且天使臨近守
令事繁而不得赴任卿等署經後來啓何妨臺諫回啓曰署經當聞命
矣蔭加事亦速改正傳曰不見○乙卯 御朝講持平許琬正言金琬
以蔭加事啓之許琬又曰國家之所以設宰相臺諫非欲爵祿其人也

欲以共國事耳臣聞 祖宗朝從諫甚易臣之叔父許琮嘗 世祖朝曰
殿下之好佛過於梁武 殿下之好畋獵過於夏太康而 世祖獎其直
在 成宗朝正言金彥辛以為都承旨玄碩圭奸邪過於盧杞王安石
成宗曰然則以我為唐德宗宋神宗耶彥辛曰德宗用一盧犯神宗用
一安石今碩圭合盧杞安石而 殿下用之以此觀之反不如德宗神
宗也成宗褒之曰慷慨今者臺諫所啓頗多留難不勝缺望 上不答
臺諫合司又再啓不見○傳曰前者謂臺諫曰雖在 祖宗朝若與大
臣議定之事則不必盡改云而臺諫以 祖宗何必事事盡從臺諫之言
啓之此必傳者之誤也其推誤傳者○日記廳所啓李克墩事收議于
三公三公曰身死已久不可追論其罪依兄史臣曰啓戊午之禍延及
於甲子使薙獮士林蕩覆無餘克墩之罪不可以死後而不論○丙辰
御朝講掌公金克幅正言金安老曰蔭加事大臣曰無一毫私意大臣
豈無私意 上亦知此猥濫須速改之金允濟為慶州府尹李坤為兼
判決事皆人器不合又判書柳濱之四寸柳濱當都監郎官磨鍊時皆
差以四寸今亦如是其用情可見請推之金允濟李坤亦當改差柳順
汀曰臺諫之言切當但近日所言皆得見聽不可謂不從諫安老曰近

來臺諫之言必收議大臣是豈設臺諫之意乎柳順訂謂上多從臺諫之言此甚無謂雖人主聽諫如流猶當勸之納諫金允濟性本恇懶不可使爲大邑宰也李坤前爲兵曹正郎有不法事姜龜孫欲駁之遭戊午事而止且靖國時跪泣泥淖乞錄勲籍人皆笑啞請並改正上不允○命召三公議曰天使若問前王所在何以對之其對以在昌德宮何如回啓曰臣意亦然然天使若聞在昌德宮必欲親見此宮時上御景福宮則乃大妃殿及中宮諸嬪所在若言在此宮大內後殿則天使必以近大內不強請見又傳曰吏曹以迎接郎官事已照律而今又有金允濟李坤事果似綢繆臺諫言之是也回啓曰吏曹用人事雖曰堂上無相避然亦非也傳曰臺諫謂予牽制大臣云如何而可三公回啓曰臣等非敢以臺諫之言爲非也然臣等以爲大臣猶股肱臺諫猶耳目皆不可廢也自古人君議事必與大臣共之大臣不可一如臺諫所啓當斟酌損益而啓之朴元宗曰人君不可牽制大臣亦不可牽制臺諫柳詢曰在執此兩端而用中耳傳曰蔭加不可改正然臺諫廢事多而署經亦不得爲奈何金允濟李坤事亦何如回啓曰定難比於靖國則輕靖國不可改定難蔭加請改之如此則臺諫亦計事體豈敢更

啓乎金允濟曾為大官然臺諫豈不詳聞而啓之乎元宗曰臣曾為慶尚節度使觀慶州地大民衆事務煩劇雖文臣當擇其詳明治事者遣之可也柳洵曰臣為刑曹判書時李坤為郎官頗敏於事其於判決事豈不合乎傳曰知道蔭加事予非以為改正乃為臺諫廢事而問也雖改定難臺諫亦必請改靖國不如并勿改○臺諫合司啓前事蔭加不允李坤金允濟事依允○丁巳御朝講○臺諫合司啓蔭加事曰朴元宗語人曰初不知古例為子光所誤云今朝講後元宗出賓廳曰吾以定難功臣蔭加宜可改而上亦留難云此則公論也且元宗妄從子光之言臣等豈不詳聞而啓之下問元宗則元宗其諱乎是子光欲使其子為堂上之計耳傳曰大臣豈為子光所誤乎以子光舊臣故問而為之耳○命御史曹判書柳濱察判鄭光弼以都監即官及金允濟等事推被憲府以答五十解見任別叙照啓○戊午受常察聽啓覆承旨權弘啓忠清道洪州人崔季文以私賤容隱使用罪徙於公州日新驛逃亡被捉依律斬領議政柳洵曰兩界徙民逃亡猶當斬况季文徙居隣邑而逃之其情可憎當依法刑曹判書鄭光世曰法雖如是近來徙民逃亡者多減死且愚民不知其法逃之耳其情可恕權弘曰愚迷百姓或不知為死罪故

逃亡矣 上曰減死仍

御朝講掌令李偉獻納朴祥論蔭加事不允

○正言金安老以病毋相見呈辭 上命給暇史臣曰安老本京人有

奴在榮川托稱有農庄移其母於其地甘受各官之賄累月不還其後

兄安世安鼎皆登第三人一時歸寧聲名烜赫人畏其威贈遺狼藉雖

雉雞微物皆腊而輸之不與其隣里人皆唾之其不有物論無廉恥類

如此○已未 御朝講執義柳希渚正言金碗以蔭加事啓之不允○

聽輪對濟用監正朴好謙曰都城內喪人不得騎馬著在國典今則皆

乘肥馬多率僕從略無哀遽之容請申明禁之典籍任瀏曰四學額外儒

生請別立學長教之有成才者則褒賞外方亦然以為興學之方正郎

辛世瑚曰忠臣孝子及節婦旌表門閭古也不幸廢朝盡廢之 即位

後即 命旌異之然 祖宗朝所旌閭閻今皆頽毀不復請修復之年壯

風女官給資粧以成婚嫁亦有成法請申明舉行皆從之○忠清道觀

察使安瑒狀啓曰公州地廣民稠事務煩劇牧使金貞幹闇於理事不

戰奸吏又濫刑殺人請罷之傳曰依啓○御書講○臺諫合司啓蔭加

事不允○御夕講○庚申 御朝講○臺諫合司啓蔭加事不允○御

晝講○御夕講○以申用漑為議政府右叅贊李諱為吏曹判書尹金

孫爲工曹判書張順孫爲吏曹參判曹繼商爲司憲府大司憲○辛酉御朝講○傳曰盧永孫西班牙職叙用事已有傳教今經兩政不叙其推兵曹○政院啓曰蔭加事觀臺諫之志不得請則雖終年不退憲府任重今以廢事百司解弛上意雖以爲久而難改然臺諫所啓則是矣朝論既定雖迺今臺諫後來者必復言也如此則國事日非可不慮乎須與大臣更議何如傳曰蔭加今已三年雖臺諫終年言之不可聽大臣豈不知廢事而爲是不改之言哉○大司憲曹繼商啓曰臣前日入侍經筵聞臺諫之言所言甚是臣亦爲功臣臣之子亦授蔭加未安於心况於堂上官乎以蔭陞通政至於資憲不可不改四啓不允○御書講○臺諫合同丹啓蔭加事又曰登第者以雜職爲參職未便事前者臺諫啓之是慮士習之不正也宋好義登第纔數月爲主簿又移爲正言恐士類有躁進之心請迺傳曰蔭加事不允宋好義其適之○領中樞盧公弼啓曰以臣前日奏聞使赴京有功效勞論賞上恩至重然無功受賞心實未安且國家近來土田臧獲賜與甚多臣請辭傳曰以卿功論之則賞不止此勿辭○御夕講○壬戌御朝講掌令李偉正言金碗以蔭加事啓之又曰盧永孫雖曰功多起自賤孽不可叙用領中

樞盧公弼曰臺諫以蔭加事累月論啓而大臣以為有例臺諫以為無也。不如考實錄以證其有無。上不答。○傳曰蔭加前例有無考諸實錄。御書講○臺諫合司來啓曰蔭加事考實錄不可假使前例有之亦當改正。况無前例乎。若考實錄則以延歲月廢事必多不必考也。盧永孫不可用於西班兵曹亦不須推考。傳曰蔭加事大臣謂有前例臺諫謂無。予亦未知其然。乃命考之耳。盧永孫有大勲則雖不堪其任猶叙東班是酬功之意也。今永孫之功與漢金日磾同。議于大臣叙用西班欲以報重功也。允違命之司予未之曾聞。今者兵曹官吏再經政事不奉傳教予意以為有罪而卿等反謂勿推謂兵曹事是耶非耶。卿等之意予所未解。回啓曰蔭加前例斷不可考。兵曹可推盧永孫終不可叙。傳曰不允。○御夕講○癸亥 御朝講司諫金崇祖執義柳希渚以蔭加及盧永孫不可叙等事啓之不允。朴元宗曰羅州地大民衆物產甚富判官朴楡縱酒不治事倉庫漸虛耗請下問於觀察使更擇遣賢者。上曰可。○御書講臺諫合司啓蔭加及盧永孫事傳曰蔭加事姑待命永孫事不允。○御夕講○甲子御朝講○御書講臺諫合司啓盧永孫事且曰弘文館臺諫以特旨擬外任者則有之。今屬納朴

詳除韓山郡守未知其由傳曰盧永孫事不見朴祥事吏曹擬之故落
點予亦未知其由又啓曰蔭加事則當退待命永孫事大故猶合同論
啓耳○大司憲曹繼商大司諫南慄等上劄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夫有德則命之以官有功則褒之以賞任官行賞各適其宜不得相
紊此王者之政也一以有功為重而濫施官位則名器混矣名器既混
則貴賤易置賢邪雜糅尊卑上下顛倒紊舛大防一毀不知國家將安
所恃哉我國家尊卑貴賤之分截然甚嚴不可混也故在 祖宗朝雖以
李蒙哥趙得琳李陽生之殊勲終不得東西班顯職者誠以酬勞報功
賞固當厚而官位之重不可濫及於賤孽也 祖宗之謨豈不深且遠
哉今盧永孫系既賤孽品又庸下國家既重上變之功擢於微賤躋之
崇品顯其身厚其祿錫之土田臧獲盟之金櫃鐵券與國匹休永世無
窮褒賞之典餘無復加何必戾 祖宗之法混貴賤之分排公論之正
強叙西班顯職然後為盡報功之道乎况都摠府典摠禁兵所任重大
雖文武官不得苟叙必擇任重望之人至於郎官亦必考四祖署經然
後就職此豈無知賤孽之人所處之地哉中樞即古之樞密院與議政
府敵體號為兩府地位隆重尤非賤人所據夫朝廷者 祖宗之朝廷

官位者 祖宗所設之官位 殿下嗣 祖宗之業當守 祖宗之法

導 祖宗之政若寵異永孫而賞賚之可也至於濫加職任則臣等恐

祖宗之朝廷日卑而經常之典將自此毀也 殿下引柳子光為例臣

等竊以為不類也子光雖出賤孽素有才幹 世祖欲試其才使出身

科第得通仕路此一時之特命非經常之典况立大功之後宜可以歷

任通顯而卒未果者誠以官位至重名分至嚴雖以 祖宗報功之心

有不能奪公論之正也豈可援以為例乎臣等非以永孫功為不重也

但任以職則有乖 先王常法故不得不盡言耳伏願 殿下快從無

留亟收成命傳曰不允○御夕講○以閔惓為司諫院獻納金淨金湜

為司諫院正言朴祥為韓山郡守盧永孫為五衛都摠管○乙丑 御

朝講大司諫南慄持平徐厚以盧永孫不可為都摠管事反覆論啓不

允○傳曰經筵官為備顧問而設也雖不問固當言之各陳其志可也

而顧問之際只一二人對之餘皆不言非設官之意也今後勿令如是

○御晝講○臺諫合司啓永孫事且曰張順孫以大司憲為吏曹參判

許砥以持平為正郎詳知朴祥之事然不以祥不合臺諫先啓而隱然

注擬外任此則已矣後若為例則不可請後勿如是臺諫方論銓曹之

失政不可如此隱然注擬也恐或有用情之漸傳曰初用永孫非不知
孽產以其重勲也然公論以典禁兵爲重故令適摠管永孫功在宗
社猶較其名分賢愚如此固爭朝廷之上豈有不正者乎淵等所論甚
善予嘉納之朴祥事今日來啓只云令吏曹後勿如是而不啓其是非
予意以爲有是非焉昨吏曹啓云獻納朴祥不合其任臺諫已會議故
逆擬韓山郡守云臺諫實議朴祥之非則何隱然不論啓乎吏曹亦以
無前例而以臺諫擬於守令已爲不可况以臺中見貶之人欲令見適
而隱然陞叙乎予意以爲臺諫必即啓而昨既不論今又不論其是非
其如任言責何回啓曰臺諫數逆朴祥事有及知者有不及知者故不
啓傳曰非謂昨日不言也朴祥人器不合物望亦輕而不啓之吏曹亦
不明言其不合臺諫而擬外任云耳○御文講○丙寅 御朝講司諫
金崇祖持平金安國曰蔭加事不必考實錄也經筵官侍講論思所任
非輕 祖宗朝待之特厚雖降授猶以爲榮自廢朝後人不肯爲今權
福以兵曹佐郎爲副修撰堂上探其意而啓請還授請推之安國曰書
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人主爲政雖有升降因革之不同而不易者綱
常耳當廢朝短喪之時人皆諉從時王之制飲酒食肉歌舞自若或至

娶妻請推舉其已甚者罪之使人心復古天理復明崇祖曰金羅道有
武人李長孫者當短喪之時不畏法令持服以行鄉人或勸之曰時王
之制不可違也長孫曰我寧得罪死不可釋服也忠清道林川有一生
貧姓名不記者亦能終喪如此等人可旌其賢安國曰我朝文學盛行
中朝稱曰禮義之邦先王朝崇重儒道文士輩出自廢朝以後不尚
文與儒風不古願與大臣共議以興文學○傳曰如權福事後勿為之
短喪時不畏時禁而終喪者褒之尤不謹者罪之 祖宗朝接待弘文
館節目何如勸學條件前日己與政丞議之如有未盡處更議啓政院
啓曰在 成宗朝以御筆書下曰觀讜言之深功樂東方之手士又特加
申從漢鄭成謹金應箕又賜水精盃又數遣內使賜酒或令司饗院炊
食食之此其重待之槩也○御書講○正言金淨啓曰大司諫南慄素
有酒病物望輕之下合諫院長官臣在外聞之今為同任不可相容傳
曰迺之○臺諫啓曰吏曹以朴祥為不合臺諫而擬外任則不當陞叙
請改正傳曰迺之史臣曰祥雖論事過中然悃幅無華篤志學問獨立
寡和不為時論所容○憲府啓曰兵曹以佐部修撰同品而正從有異
推選權福請推兵曹傳曰右議政以兵曹郎官一批改兩負天使時諳

鍊官負俱改不可故還授耳安得以此微事推政丞乎○御夕講○丁卯御朝講掌令金克幅曰兵曹以權福諳於事天使臨近適之不當云則金世瑀為佐郎已久亦可謂諳事除直講則陞遷故不推權福則素厭弘文館而副修撰乃從六品降叙故推之古則以弘文館為華秩士皆仰之近來皆以為輕大抵今之士習多率騶從為重此甚弊風不可不救領事柳順訂曰金世瑀權福同任郎官也天使臨近事務煩劇騰錄亦多以此意謂不可一時俱適故啓之耳豈以其人之厭樂為啓乎彼亦安有厭心乎臣若少有一毫之私則豈能一日安心立朝乎專以新除授郎官不辦事故也上曰此專以同任郎官不可一時俱適豈有私心乎克幅曰臣等非但以權福之事為啓也以大臣不察事體故也順訂曰不察事體臣則有罪然豈有情乎克幅曰近來儒生與弘文館官負專不勤於學此無他目覩廢朝時多有慘酷事以此相戒耳今若使見成均館四學則可知不可徒繩以法宜有勸獎之條近將有謁聖之舉以天使停罷雖不別行當於釋奠兼行也上曰近欲行之而禮曹以天使臨近且若謁聖則四方儒生全集因此有民弊云故停之耳克幅曰在廢朝文士多被禍害雖愚夫愚婦莫不痛惜而其時

揚揚在朝者指被誅文士曰今在鹽石之中尚有言乎如此之人固當
痛懲且自 上有臣下逆命之教臣竊惑焉雖和顏色以受之猶或不
言况以逆命教之則其孰能取言取禍哉終至於阿諛必矣王言一播
立傳中外不可不慎○傳于右議政柳順訂曰拜陵謁聖予素欲行之
今朝經筵亦言之何以爲之順訂啓曰前日 命議時臣意以謂拜陵
雖未盡行可於 宣陵行之而他議皆曰越江浮橋等事有弊云故臣
亦從羣議啓之謁聖則初度視學意謂可廣集儒生而如此農時外方
儒生上來有弊果如臺諫之言雖不廣集儒生於釋奠日兼行有何妨
焉○遣檢閱權撥摘奸成均館儒生 傳于承政院曰今朝經筵臺諫
曰以兵曹爲違命此非予言也予於前日只云予未聞百司違君命者
無乃中間誤傳耶政院回啓曰豈有誤傳之理傳曰違命之言何以言
之其問諸金克幅克幅啓曰臣前聞違命之教而但未知指向故今朝
於經筵取啓之以憲府不推兵曹爲違命乎以兵曹不叙盧永孫爲違
命乎古有不奉詔者漢宣帝欲尊武帝廟黼廟樂而舉朝皆以爲可夏
侯勝獨曰武帝廣闢土田果有功矣然幸殺戮詔書不可用也以此又
繫於獄未幾爲諫大夫至今以爲美談大抵人君之命固當承順若

過舉則不必順從盧永孫事特小事耳然既先教之曰未聞百司違君命者又教之曰兵曹不奉傳教違命之言未知指向傳曰予非謂九事不計是非而皆令承順也今盧永孫叙用事下兵曹再經政事而兵曹不即叙用此非違命耶兵曹若以此人為不可用則安有如此夷事乎書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尊武帝事群議皆以為可夏侯勝獨行已議雖死不悔如夏侯勝今豈易得金克愐金安國以勸學條回故事承傳來故亦與焉啓曰上教至此此萬世社稷之福也傳曰知道○傳于持平金安國曰昨日於經筵爾所言勸學條件承旨及史官未及聞知其更言之安國啓曰昨日講書至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臣乃曰世道汚隆由人君所尚如何耳我國自箕子受封以後敷八條之教為文明之教中國亦以為文學之國我祖宗亦培養人才故文學之士彬彬輩出及至廢朝文士皆以無罪被誅以此文士少矣今可更立振作興起之方傳曰知道○戊辰御朝講學令李偉曰大典守令有田十結以上不得授以其用情作弊也若家鄉近邑守令則非徒逞其所欲其族親朋友或稱婚姻或稱喪葬多般乞哀為守令者亦不得不從其弊多矣監司都事亦然請自今守令勿於家鄉近處除之監司都事勿差

本道領事朴元宗曰李偉所言甚當凡朝士於其本鄉雖其性簡者必致弊臣聞吳益念居金溝今爲全州判官相去僅半日程豈無弊事請換他邑 上曰甚當依所啓元宗曰昨見承傳廢朝時不謹喪者皆治罪臣意未便當時法令嚴酷人皆救死不贍矣暇治禮義我臣亦方居喪廢主起復之又勸食肉令爲將帥用刑等事無不爲之是亦出於不得已也况近者不謹喪者累被臺駁人心已懲今不可更立法窮治當時謹喪者賞之可也治其不謹則不可也 上曰前日臺諫言之故令問其尤甚者治之且時王之制不可不從卿言是也李偉曰廢朝三綱已墜居喪而縱酒食肉無忌憚爲人子豈可食肉於小祥前哉此若不懲三綱不振而人理滅矣元宗曰此若窮治則慮或人心騷擾中外不安又曰釋奠親行取人才前日下喻外方以期來秋今若爲之則恐其失信李偉曰釋奠祭人主親行可也例以攝行未便今雖無外方儒生以成均及四學儒生取之何妨史臣曰元宗先失母喪托以人心騷擾上啓功不掩過惜哉○春秋館考實錄蔭加例以啓開國定社佐命靖難佐翼敵愾等功臣皆稱父母妻封贈其子超三階蔭職翊戴功臣獨曰爵其父母妻子○左議政朴元宗啓曰在前政丞赴京則護送軍人

多至千餘名今平安道疲弊成希顏之行亦率二百名臣不欲煩民請
依成希顏護送軍數又啓曰順天府使任訓有可將之才請勿使之任
今武臣可為將者甚少有才略者容貌埋沒今任訓有武才且有容儀
當留之朝廷以為將帥之任前日李季全嘗歎曰曩時才堪為將者七
八在朝迭為節度使今也則亡此言誠然矣臣亦以為選將預養不可
緩也訓有可將之才不當使虛老一邑傳曰政丞之言是矣然任訓除
授已久不可改也○持平徐厚曰視學事 殿下即位當早為之因循
至今未舉盛禮今欲親祀釋奠朴元宗以為下喻外方期以來秋今若
為之近於失信臣等議以為人君視學崇重儒道不必為取人元宗之
言失信豈不戾哉蔭加事亦未知發落傳曰視學事已今為之矣取人
事亦以時在儒生為之蔭加事當更考發落○傳曰田民之訟人所不
得已而敦睦之行亦不可不修大典續錄內同生兄弟三寸叔姓四寸
兄弟之間無故起為爭端奸詐現著者啓聞科罪事已下旨矣而近來
未聞聽訟之司摘發科罪因此民無敦睦之風至為不當其令中外申
明舉行○司贍寺奴子有貪詐解文者因其族女入內妄聞將赦之奇
佯醉打殺其妹欲專其財執而囚之願謂其妻曰吾不久還家矣當釀

酒以待獄事已具赦不下其妻泣謂人曰吾夫聞將有大赦而誤殺人者可免於罪故使我釀酒待出矣其如無赦何吾夫死矣其人曰何以知將赦曰夫族有內人者傳言主上前日有疾差復疏放輕罪未快於心將爲大赦云故知之而至于今未有赦吾夫之命可惜也已其人曰然則汝夫之殺人非誤也明矣殺妹者之妻默不能答史臣曰於此可見風俗之薄而數赦之弊爲國家者不可不慮也

二月己巳朔上親講儒生生負任繼重講大學訖仍進曰孝者所以事親而可以移忠人道之大綱我朝因廢主短喪之制風俗頹敗彝倫攸斁豈不痛心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行無貴賤一也我朝喪制庶人則只行百日下愚之民徒知百日之哀而不知三年况懷之義願令庶民皆服三年如是則孝悌之風自然興行而民德歸厚矣○傳于政院曰任繼重之言何謂也予未及詳聞政院啓繼重之言如右仍啓曰凡人在上前雖下問之言猶不敢盡情今繼重所言甚美我朝庶人行喪自有祖宗成法雖不可卒變書生進言其意可嘉請慰諭以遣之傳于繼重曰爾言甚是予則嘉之然祖宗成憲今不可變仍賜酒于賓廳史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無貴賤一也雖庶人之微豈無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者乎若使舉而行之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民風之厚
可以立待人臣獻議局於舊法卒不見施政院諸臣烏得以辭其責
哉○傳于禮書曰世道之汚隆由於俗尚之奢儉予觀圖治之世民
尚素朴叔季之後競事奢華寧不觀時適變以正表率歟念我祖
宗飭躬敦素陶民儉約風化于世謨裕于後頃緣迪率乖方華靡成
習縱今民困餓羸國虞虛耗而世族富民則或有因循弊風不革舊
習輿馬服飾務尚奢麗者羞酒醴皆極香珍在平時且猶不可矧
今日安可忍爲是雖舊染之習未易卒變亦有矯枉之方有所未至予
用甚軫早夜與懷惟我道揆大臣法守百僚自今伊始率先于民凡
賓婚之需衣食之奉惟務去奢從約以副予崇儉成俗之意○對馬島
主宗杲盛遣余時羅來或方物○庚午 御朝講講至暑雨析寒小民
怨咨之語領事柳洵曰先儒推行其說以極其衣食艱難之態民當
暑月沾體塗足其勤至矣及至秋成猶未得一飽析寒砭骨猶未得
一爨所謂艱哉者如是哉伏願 聖上念小民之艱難無或少忽知
事金應箕曰不奪農時則民之衣食自爾裕矣夫民勤於東作纔
及秋成盡輸於官倉否則盡歸富家未至歲暮衣食已絕是以雖有

豐年民則困悴非特平民也兩界瞭望者常在煙臺艱苦爲甚
成宗軫其艱苦賜衣食以慰之今亦依成宗朝例賜衣何如特進官
孫澍曰廢朝之餘流民纔復舊土未遂產業勞來安集之方不可緩
也執義柳希渚獻納閔惓啓蔭加事既無前例請速改正今左右大臣
所陳民生之艱難其意甚善功臣等盡占官奴之富壯而餘存者猶
受其弊一人常兼數事是亦民弊人主而不知則是不明知而不改則
是不仁爵秩猥濫如此何不改正閔惓獨啓曰原從功臣錄券例令忠
翊府頒賜而今大臣請送于忠勳府是爲價布也大臣用心如是可
乎近來廉恥道喪奔競成風非徒奔走於銓曹堂上至有哀乞於郎
官之家今後雖郎官家亦立奔競之禁以正士習今也雖訓導之除授
大臣皆私通簡書甚可醜也政事之日雖識理朝士亦詣宣傳廳求請
者有之請於政廳亦設禁亂痛禁奔競者上曰蔭加事已考實錄矣
朝謝今方考之待畢考發落記事官鄭熊曰令史官入政廳只記承傳
之言而出就帳外銓曹用人之事則不之記焉今後令史官入參記事
何如○傳曰政廳奔競事獻納之言是也史官入參政廳事何如功臣
錄券事獻納以爲大臣欲捧縣布故請移于忠勳府無尸獻納之言誤

耶今方小民疲弊大臣豈有是心也政虎啓曰史官入參政廳是也然
政曹堂上與郎官私論人物雖承旨亦不及知况史官乎且史官記政
廳承傳亦非故事近日始設一司之議非史官所知臣意以為未便政
色郎官家亦禁奔競於法雖無於事似可政廳禁濫則事體非便使別
定部將一禁雜人又令守門將勿入雜人何如傳曰史官則不須入也郎
官家勿遣禁亂政廳別定部將事如洛○臺諫合司再啓蔭加事不允
○御書講○以柳濱為知中樞府事李世仁為司諫院大司諫○御夕
講○辛未 上御思政殿見對馬島主特送源國胤命禮曹判書金
應箕語國胤曰汝島主向我國效誠捕賊倭以來予甚嘉之特許接見
耳船主代官使送伴人皆令入就階上張樂賜酒各賜物有差○臺諫
合司再啓蔭加事不允○奏聞使成希聲申用漑還自京師 上命承
旨韓世桓迎慰于慕華館賜酒樂既詣闕復 命仍啓曰臣三度赴京
向者見老成人滿朝今則皆詳職引去只有三閣老李東陽耳此無他
幼少之君不樂聞善言故善類皆引去耳諫官多有被罪者是必因言事
而貶也然百姓愁歎之聲未之聞也視朝不早或至日晏朝臣至有凍
足蹴地者六部公事一從所奏而無所可否宮中多作兒戲之事聞回

回人不食他人所殺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讓經等事迎入闕內
師事之臣等常時朝會不得見 皇帝之容只於祀天祭省牲時仰視之
則皇帝尚有兒氣崇寵宦官宦官所言朝臣莫不順從請托公行臣等
奏請之事李珣請于劉歆俾之傳請于禮部乃得成事朝臣有論朝廷
得失者指以爲奸臣而罪之以比曉諭百官誰肯有言事者乎然時無
暴虐之政矣且於宮中開市肆以內帑金銀雜物設爲交易之事令人
貿賣而觀之○壬申臺諫合司五啓蔭加事不兄乃辭職○廷試儒生
居首者李世恭 命直赴會試○癸酉臺諫合司啓蔭加事七辭事不
兄○論八道觀察使曰昔者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
歎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大抵生民休戚係
於守令而今則甫經塗炭殘弊滋甚親民之任所關尤重其貪汙不法
者往往有司糾摘罪貶而政績著異者則尚不得聞觀察使雖以所見
爲之殿最然豈能盡知其實乎知守令賢否莫如其民卿其巡問民間
若有言其守令不事矯飾惻恤民政平訟理民蒙實惠者則更實眞
僞苟得其實具由以啓予將重廢以旌其能○甲戌 御朝講大司憲
曹繼商司諫金崇祖以蔭加事再三論啓 上不答○右議政柳順汀

出就賓廳傳曰翼戴所云爵其父母妻子之言臺諫以為省文也何如
順訂回啓曰初 命論功教以翼戴例為之故如是磨鍊今聞開國佐
埋等功臣皆云封贈臣未知其義也請令大臣雜議之 上命召三公
及府院君以上議于賓廳○臺諫合司啓曰今聞議諸大臣此事是非
明白不須議也又令府院君以上議之今之蔭授者皆府院君子弟議
必不公請勿議傳曰今日非議蔭加是非之事卿等云我 祖宗功臣皆
父母妻封贈直子蔭職至於翼戴則爵其父母妻子分言之則封贈蔭
職合而言之則曰爵其父母妻子故今朝問於柳順訂亦云不知其義
故欲廣問耳卿等灼知其義乎如知其義則不須問也合同回啓曰開
國以來功臣皆云封贈而至於翼戴則不然以功之輕重觀之翼戴之
輕於開國明矣論功不必加重若變例則史氏必特書之今考實錄亦
不書其之父子以蔭而陞堂上之言雖使更議無踰於是○傳于府院
君以上曰開國以來皆云封贈而翼戴則爵其父母妻子臺諫云所謂
爵特省文耳非諱生者可爵也此言何如政丞等啓曰我朝功臣皆云封贈
至翼戴則爵其父母妻子以文勢觀之不可徒以為省文也翼戴去今
不遠請詳考功臣軸及子孫所藏文書有則不必改之無則在上之所

裁耳交城君盧公弼獨啓曰 祖宗朝功臣皆云封贈而獨於翼戴爵之恐無是理左右默然傳曰於古無則不可爲有則不可改若古無而今爲之或爲永世之例不可不慮須於此時詳考以爲定式傳于賓廳曰今日所問只謂臺諫所言爵其父母妻子之義何必更考乎且直子超三階蔭職云則蔭及於子已有前例其亦及於父乎翼戴之事卿等豈無見知者乎柳洵啓曰臣其時職卑無心於功臣未及聞知盧公弼獨謂左右曰 祖宗朝功臣皆以封贈至於翼戴不必異也且不可以一時特恩援以爲例也大臣等啓曰臣等皆未及知不可以傳聞啓達○領議政柳洵啓曰文臣勸學條目有弘文館月課有春秋課試有賜暇讀書有專經此皆有成法 世宗朝鄭昌孫爲執義集賢殿以爲昌孫不可去本殿當時專任之意可知 成宗朝亦專任勸勵之故人輩出今則或爲臺諫或爲六曹郎官所業不專無以成才若能文天使出來則唱和者蓋寡臣亦常念無才願 上宜盡勸勵之方○左議政朴元宗啓曰前日傳曰原從功臣錄券頒賜時勿捧綿布 上教至當矣但本司用度出處無由功臣太多歲時劑藥多至十餘同且爲功臣者非貧乏而皆豪富者也在前捧布二匹而頒給今亦依前例捧絲

布以資用費參錄功臣者以得參為幸雖捧縣布亦且喜幸傳曰前日
臺諫論啓故令勿捧耳因便好為之可也傳曰今日問之者非他意也
只問爵其父母妻子之義耳今臺諫以為大臣畢會須於此時決斷云
其初磨鍊時何以致此臺論乎且予意以為鎮南君雲山君皆授蔭加
云此事可以決矣朴元宗曰初議時具謙之父致明居平君之父鎮南
君亦為之事柳子光云故議定舉行今若更考前例則臺諫亦不論矣
語未畢柳順訂曰盍改正乎昌山君成希顏曰改之為便且今盡革廢
朝之政而政之猥濫莫如官爵翼戴雖或如是依 祖宗封贈舊例改
正則未為薄待功臣也相與同辭以啓曰前日臣等以為不當改者以
其行之已久猝改則恐妨於國體耳今臺諫固爭宜改正傳曰卿等初
磨鍊時亦考例為之且今已三年矣雖以爵為封贈亦不當改也○傳
于臺諫曰直子超三階蔭職云則子當授也翼戴時居平君父鎮南君
具謙之父致明為堂上則父亦可授矣臺諫回啓曰蔭加非謂堂上之
階也具謙之功在丁亥年而致明之通政在己丑年鎮南君之事無文
籍可考如今有賢能則特授之安知其時亦有如此事乎仍進弘文館
所藏戊子年定難記錄一冊其書有曰下旨吏兵曹曰今翼戴功臣廢

賞之典依佐翼例舉行仍啓曰以此觀之非爵其生者明矣不允傳于政
院曰前日有與大臣議定事雖有更告者其勿入啓雖上言勿入之教
今更思之如此則下情不達究抑未伸其勿如是○御晝講○御夕講
○乙亥傳曰視學盛事若舊例有恩數禮曹預考以啓判書金應箕令
郎官入啓曰允恩數預考事臣意未便方今士習不正規國家有事希
望恩賞者滔滔今若預考則恐奔競者尤多且雖有 祖宗朝舊例是
亦一時特恩不可援以為例也傳曰可○傳于政院曰致齋時臺諫所
言可入耶回啓曰禮文曰惟啓享祀然各司公事無犯禁忌則皆啓且臺
諫之言臣等不可中止故啓之○臺諫合司列書我朝七功臣曰開國
曰定杜曰佐命曰靖難曰佐翼曰敵愾曰翊戴註其下曰父母妻封贈
直子超三階蔭職云翊戴下兩行分註一行書實錄所言爵其父母妻
子一行書定難所言下肯吏兵曹曰今翊戴功臣廢賞久典依佐翼例
舉行之語以進仍啓曰 祖宗如此遵守今改之是變亂也實錄莫大
於此書雖曰大臣廣考前例然設計之事何不可改也事苟非矣雖過
三年何難於改也分明如此而不從臣言請改臣職 上不允又再上
辭職狀不允○丙子臺諫合司再上辭職狀不受○遠接使宋軼拜辭

○傳于臺諫曰明月釋奠祭隨駕可也回啓曰臣等不盡責任故辭職勢未可隨駕傳于政院曰如此盛事不可無臺諫隨駕後言事不妨速召臺諫言之將以二更五點動駕而夜將三鼓臺諫猶不至傳于承旨等曰今臺諫不欲隨駕如彼任言責者其體宜爾不可罪之然盛事不可中廢奈何承旨洪啟等曰凡君舉不可無臺諫今日之事不得已權停以此入啓而臺諫適至夜已三鼓遂動駕○丁丑 上幸文廟親行釋奠御明倫堂試儒生御下輦臺試武士取文科權晟等三人武科姜壽昌等四人○威鏡北道節度使辛允武馳啓野人入慶興地槍評事迎逢軍十餘名而去○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近來邊圉無事人心解弛國家又不訓練武事今日親試武士亦不如古請數觀射以盡訓練之方宜令與柳順汀圖議禦侮之方使邊圉牢固曩見慕華館前射侯者雲集今則不然方春氣和此正試藝之時也兵曹判書洪景舟啓曰邊事虛疎由將不得人也請選良將遣之傳曰邊圉致此患者非但將不得人亦由士卒不精之故也近來觀射諸事因循未行今欲聚武士觀射論賞其與政丞議啓○朴元宗啓曰謝恩副使鄭光世有病通國所知今雖少差不可遠赴中國請以嘉靖宰相中可當者陞資憲以

差副使何如傳曰可以許輯陞資憲為謝恩副使○文武科唱榜後受
百官申時還宮○以鄭光弼為兵曹參判權晟為成均館首講姜壽昌
為通禮院引儀○戊寅 命止陳浩母來京先是政府議啓曰陳浩母
居羅州浩來必往觀今若及浩未來公其母先來于京則浩或不往南
方之弊可除矣至是政院啓曰浩母年過七十且有病生死未可知或
道死或死于京則浩之憾必大矣羅州有浩父墳浩若往拜則其母之
來京將無益矣傳曰議于三公三公回啓以政院之議是也故有是
命○臺諫三上辭狀不受○弘文館副提學李自堅等上劄曰臺諫公
論所在不可一日廢其職爵賞人主權柄不宜一級濫施我國家錄功
行賞代有成規未聞有崇資峻級猥及父子若此之甚當 殿下即位
之初大臣不思遠猷專為目前施恩之計在廷之臣觀望疑違莫敢矯
其非一失於靖國再失於定難創為格例視以為常爵賞之濫乃至於
此今臺諫恢張公論必欲追改使人主爵賞貴重朝廷紀綱整頓此政
為 殿下謀非為一身計也 殿下固拒不納背 祖宗成憲廢臺諫公
論使國家元氣萎薶名器混淆臣等未解 殿下所為伏願 殿下快
從公論使臺諫盡其職爵賞得其當 上不允○己卯 御朝講大司

諫李世仁曰功臣蔭職古無其例實爲子光所誤况定難所云尤章章明甚乎今入侍盧弼弼朴安性之父皆爲翊戴功臣下問則當知舊制矣持平徐厚曰假使祖宗朝有之不可泥此今不法祖宗之良法牽制於大臣之私意設有莽卓之奸欺君罔上而牽制若此則其如國事何特進官朴安性曰臣父元亨爲翊戴功臣其時臣祖父已死故無蔭職臣但聞封贈而已領事盧弼曰臣父爲功臣其時臣職卑未知堂上之例然實無前例則不可爲也侍讀官安處誠曰蔭加事公論皆非之而即位之初無有進諫者其後臺諫雖言之而不切故未克改正今臺諫深計官爵之猥濫而罔爭之臣亦參考實錄皆曰封贈雖於翊戴如是豈翊戴之功重於開國乎典經洪彥弼曰大臣亦以爲當改固當快從徐厚曰古云貂不足狗尾續今之蔭加正此類也殿下以一大臣之議不從臺諫之言前日朴元宗入侍經筵啓曰此若改正則失信也是教君遂非也元宗雖武夫實是定策大臣宜其勉勉以從公論而今乃固執欲行私意甚不可也今入侍大臣皆宿廳議得者也公論如此須於今日決斷若不從臣言亟罷臣等之職上曰此事大臣考他例議定考實錄則曰直子蔭職爵其父母妻子云卿等雖曰省文何

可必也徐厚曰請以定難記示大臣訊其可否世仁曰成宗朝有大事則令六曹參議以上及弘文館雜議之今亦依此例可也 上不答○

臺諫合同三上辭狀而不受○政院啓曰臺諫累月伏閣不治其任百司解弛今已考實錄又考定難記無退去之理 殿下從臺諫公論甚當

上不允○庚辰 御朝講持平金安國曰 殿下為中興之主後嗣所

當法事無前例而今若不改流弊無窮翊戴戊子年事也朴元亨其時參功臣而其子安性猶以通訓司諫無所加授其不為蔭加明矣今不

從臣等之言亟罷臣職正言金淨曰言路蔽塞非國家之福言既不行決不可在職領事成希顏曰臣因赴京未知其始末且臺諫呈辭必大

事而後為之蔭加果猥濫廢朝弊事今所當革也假使翊戴爵其父母妻子 祖宗朝皆不為之則今不可遵是例也承旨成慶井曰人主於

臺諫之言固當快從况所言合理尤宜聽納 上曰土田臧獲亦所難改而臺諫論之大臣言之故改之蔭加則已收群議而實錄亦不分明

故不允特進官李惟清曰臣亦參考實錄 祖宗朝例云封贈而翊戴所云特變文耳不可以是為例侍講官安彭壽曰臺諫持公論豈不審計

而爭之乎著筮出入中外駭愕希顏曰臣見中原宦官干與政事榮幸

無比李珍陳浩其驕肆必多我國待之不可不慎且天子年少好馳馬
喜遊宴故宦官得志如此而不至於大亂者中國好尚文學雖宦寺亦
知事理不爲已甚我國則文學不及中華之盛雖士類鮮知事理况闈
宦乎伏願 殿下待之勿狎有罪則勿貸 上不荅○弘文館副提學
李自堅等上劄其略曰臺諫爲 殿下耳目之官持公論欲故失政導
殿下於無過之地而 殿下排抑正論自蔽聰明此非國家之福也功
臣蔭加非 祖宗成憲特大臣施忍行私之計朝廷上下皆知其非而
殿下苟順大臣之私掩過遂非以拒言者臣等不勝痛心夫人主允所
施爲必遵成法合於人心然後行之可以自古背 祖宗成憲廢臺諫
正論循大臣私意如此而國不危者鮮矣○御書講○御夕講○以金
碓爲豐陽君安彭壽爲弘文館典翰閱帳爲司諫院獻納○辛巳 御
朝講掌令金克愐正言金湜曰蔭加無例而臣等不得回天決不可就
職侍讀官李長坤曰臺諫辭職已久中外駭愕請快從特進官張順孫
曰蔭加事銓曹及實錄所無宜速快斷長坤曰前日成均館取人時人
才甚夥登第者皆朝士此無他儒士辟入他技士習不正故也請自今
勿令朝士得赴別舉則人皆勸勵全才斯得矣○臺諫合同再呈辭職

狀而退○政院啓曰臺諫伏閣未有如此之久人皆驚愕咸謂上之
初政有拒諫之失請更議于大臣何如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壬
午御朝講掌令李偉獻納閔愾曰蔭加不可不改領事柳洵曰近來
官爵極爲猥濫雖有前例亦可改也况新立科條事乎豈可諉之已久
而不改也典經成世昌曰臺諫所言自上必欲與大臣議之故公論
日沮私意日恣若只決於大臣之言則何必別立臺諫也○臺諫合司
三上辭職狀不見○政院啓曰明日朝講臺諫當入侍矣今日不至暮
而不召恐中外疑 殿下有厭諫之心 成宗朝臺諫如此則大臣啓
之弘文館啓之政院啓之 上不得已允納今臺諫必不中止宜速聽
納傳曰今日向晚故不召耳且蔭加事大抵欲報功也不從○弘文館
副提學李自堅等上劄其略曰 殿下循私廢公遂非拒諫使直言無
所容公論無所伸深恐國事日非將底於危亡而不可救也臺諫雖一
日不可廢職况至於累月乎輒召輒辭一日再三中外駭愕豈能迫感
之使就職乎自古徒有臺諫之官而不聽其言自底危亡者多矣伏願
殿下快從無疑○癸未 受朝賀臺諫以方論蔭加事呈辭不察下問
于政丞等朴元宗柳順汀回啓曰百官已立諸事已備雖無臺諫不可

停也都承旨洪叔啓曰人君雖於小事尚不可無臺諫况大朝會乎今若無臺諫而受朝賀則其於待臺諫何如以臺諫之故而停朝賀則於聖德有光而於待臺諫亦至矣傳曰諸事已具大臣亦言可行勿停之○命召臺諫就職曰經筵時已逼其速入參臺諫復辭職仍啓曰大臣言雖無臺諫可以視朝是以臺諫為無所關也豈非去臺諫之漸而廢朝餘習尚存也古云一言可以喪邦此一言足以誤國矣臣等竊為朝廷痛憤焉政院啓曰政丞無臺諫視朝之言必不深慮而發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故不察朝賀耳於經筵亦必不入矣今日經筵姑停何如傳曰其停經筵臺諫又三辭職而退○御書講○侍讀官金寬曰古之人君以臺諫為耳目人無耳目何能平其身乎古云從諫則聖邇來臺諫累月伏閣迄未蒙允 殿下以大臣之誤啓不允諫言豈必事事一從大臣乎今日無臺諫而受朝賀變故之大者也參贊官韓世桓曰蕭望之有言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大抵臺諫不可一日無也今日賀禮臺諫不入臣等以為不可視朝也待教尹仁鏡曰今日受賀臺諫既不入焉而遂行之虧損 聖德莫此為甚臣操史筆不忍書之 上曰今日受賀時已迫而大臣亦言其可為故為之耳○弘文館專敷啓曰臣等

聞今日朝賀臺諫不入經筵亦不入故命停經筵此變故之大也臺諫累日辭職為大臣者當勉力啟請導 殿下於無過之地而今日大臣所言如是此非大臣之體也傳曰其不從臺諫之言者以其不可聽也今日經筵雖不入然後豈不入乎三啟不見○政院又啟曰臺諫累日辭職故無執義李坤宜速發遣而不付行相會禮新授守令方當農務天使且至不可不督遣而多不得署經將何以處之傳曰其議于三公柳詢曰臣意初以為賞資太濫然不即啟達臣之罪也臺諫合司專為爵賞猥濫公論莫大於此蔭加速改為便朴元宗曰臺諫累日詣闕專為爵賞猥濫此正公論也然臣意則至今未解感也前日臺諫以臣為挾私而言之臣意以為近日國家重事多有變更將恐國家之事不得牢固而在下之人不信法令豈挾他故而然也且定難功臣年月未以若改定難之蔭則其於臺諫所啟之意亦可少慰柳順訂曰臺諫之意專為爵賞猥濫而言也是實公論而不得回天故固辭職矣若改正蔭加則公論甚快而臺諫不為廢事也○御文講○甲申臺諫合同三上辭職狀而退○弘文館副提學李自堅等啟曰大臣之議亦云當改而猶不從之是欲曲施私恩也為私恩小惠而不從公論累德莫大於

元宗以爲定難當改靖國之猥濫尤多此實元宗之誤計也請皆改正
傳曰柳洵順汀之議皆引嫌之辭何可聽也○弘文館五啓不見○傳
曰令忠勳府廣考翊戴功臣蔭加例又令其功臣子孫盡搜所藏朝謝
以啓○乙酉臺諫合司四上辭職狀而退○政院啓曰明目雖有經筵
臺諫必不入侍無臺諫則不得 御經筵且蔭加事非關於國而前此
無例須速快斷傳曰卿等亦知之矣左議政云定難當改然功臣豈有
輕重不改則已矣改則當並改之故已令忠勳府考例耳○藝文館奉
教李希曾等上劄其略曰臺諫請改蔭加累月伏閣以至辭職俞音尚
阻不勝失望夫公論國家之脉而臺諫公論所自出也故人主重臺諫
以尊朝廷尊朝廷以固國脉今臺諫曠日廢事而例視尋常視朝自如
略不爲念謀國大臣亦莫動念其輕蔑臺諫斷喪國脉亦已甚矣必欲
固拒公論虛施爵賞以苟悅無用之人臣等竊爲 殿下羞之○忠勳
府考翊戴功臣例以啓申叔舟之子浚韓明澮之子堡朴元亨之子安性
皆以貧窮不授蔭加傳曰曉頭命召三公府院君以上議之○弘文館
副提學李自堅等四啓又上疏其略曰近日朝賀臺諫不入爲大臣者
當啓 殿下亟納其言使就其職乃曰雖無臺諫可以視朝至於不入

經筵非徒一時虧損 聖德載諸史筆豈不取譏當初大臣曲施私恩
濫及非人名器混淆幸賴臺諫抗舉公議欲矯其非爲大臣者宜改悟
前失謝過不暇而猶以失信欺 殿下以未解惑自欺大臣之道固如
是耶 殿下臨事處決未嘗自斷收議大臣此固倚重股肱之美意然
事之分明公正斷之不疑者則當奮然快決以昭公道自 殿下即位
以來未聞發一神斷以從公論故至今三歲之久而政教未舉賞罰未
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大平之期無日昏亂之兆始萌
臺諫守閣連歲踰月解冠辭職今已十餘日中外視聽莫不驚愕 殿
下曲徇大臣之私情掩護一二功臣之父子至於廢臺諫撤經筵猶不
以爲恤臣等未審 殿下所爲也不凡○丙戌 命召臺諫就職曰頃
者三公請受朝賀者只以時晚事備非以臺諫爲不關也且雖辭職嘗
入侍經筵今日亦可入也又呈辭狀而啓曰前日辭職而入侍者乃欲親
啓其由矣臺諫雖取譏於微者尚不可就職况三公以爲不關手斷
不得就職又 命召復辭而退○傳曰經筵時晚矣其停經筵○領議
政柳洵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高陽府院君申浚昌山府院
君成希顏密原府院君朴捷等議啓曰臺諫之不入經筵不署經者爲

不得其責也蔭加事果無前例改之爲當若改之則臺諫想必退修職事矣傳于賓廳曰今考之忠勲府果無前例大臣亦議可改故今即改正但業已爲之其中有可堪其任者則仍授何如回啓曰上教允當但蔭加中應改而仍授者特一時恩數當裁自上心非臣等所敢擅啓然資窮而衆原從一等者曾授階梯職者雖非蔭加亦當例授堂上如此等類勿改何如傳曰原從一等以他例爲之階梯當次者亦勿改可也且可用者予何知焉其考錄以啓回啓曰臣等取舍甚難但昔在先朝洪允成柳子光之父皆以特恩授蔭職今兵曹判書洪景舟之父可仍授也其餘上裁施行傳曰依所啓其言于弘文館臺諫等○臺諫回啓曰蔭加改正事既聞命矣但前日大臣以為雖無臺諫猶可受朝此以臣等爲不關於有無不敢安然就職傳曰班列已整三嚴已逼故問於大臣大臣云然耳豈以臺諫爲不關也其於就職有何嫌焉臺諫即聞命而退○正德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爲請承襲事奏本部連送先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朝鮮國康靖王姓諱妃尹氏奏稱伊男國王某無嗣病已沉痾不可復起乞將嫡次男姓諱襲封國王等因該本部備查彼國並議政府先後奏申及本部

節次議題事理覆題奉聖旨是姓諱准襲封朝鮮國王欽此欽遵
 據陪臣成希顏告稱姓諱妃尹氏亦合受封及查得朝鮮國新封國王
 并妃各賜紵絲四匹羅四匹西洋布十匹正德三年正月初五日司設
 監太監李珍等謹題為乞恩賞賜朝鮮國王事臣等欽承勅命差往朝
 鮮國封王公幹除欽遵外所有彼國患病讓位國王其雖病即今見在
 伏望 皇上憫念其先年未病治國之時曾效微勞乞降綸音量加賞
 賜庶使其與今封國王姓諱得以均霑天恩不勝感戴之至臣等為此
 謹題請旨本年正月初六日禮部尚書劉機等於奉天門奉 聖旨准

他賞賜紵絲紗羅各四表裡銀一百兩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

正朝傳李云和

騰書先送○諭遠接使曰天使若言及前王賜物賜勅事則稱說皇恩罔極

因語之曰上王病成沉痾委身床第尋常事理都不記省其賜物賜勅
 殿下當代受天使若曰前王病不能親授我當就其所在處傳命則語
 之曰上王兀起居飲食大小便皆須人為之聞人足音亦驚悸其所在
 處又與毋妃所居至近是藝居之地不可頒帝命于此大槩以此意反
 覆開陳天使若不言及其事因語次俱此意開陳其傳勅節次○丁亥
 御朝講司諫金崇祖曰兀臺諫所啓無小大必問於大臣未便昨日蔭

加改正時原從一等付標人及洪任宋恭孫令勿改此大不可也執義
抑希渚曰凡事問於大臣可否相濟則可也然大臣未必皆賢或有私
意則事必誤矣近日之事必咨於大臣而後裁決臣等恐 上有優游
不斷之病 上曰原從功臣一等付標人及洪任宋恭孫大臣以為可
為且恭孫以訓練正陞堂上乃其序也洪任亦一等功臣之父仍授無
妨希渚又曰原從功臣一等不可分別靖國分四等已濫矣今此付標
人不為原從加而以蔭加故皆可改正不宜用特恩也以人情則可矣
於公議則大妨請改正大提學申用既曰近來又臣勸勵之方未盡又
懲廢朝之禍不喜文學弘文館官負等月課所製令政院考其製不製
以啓雖非弘文館擇其年少者並令製之 成宗朝俞好仁雖為守令
命取一年所製詩文以廢獎之今亦依是例行之可也 上曰甚當○
御書講○臺諫啓曰昨日改正蔭加而原從付標人及階梯職者令勿改
正若然則官爵猥濫如舊矣其時原從錄功皆以微勞大臣以為有功
不可不錄付標而陞堂上蓋用情而為之若有功者錄之則自居首者
以次為之何必付標乎洪任之加亦是蔭授而獨不改正人主不可用
特恩也宋恭孫雖曰階梯當次今承文院判校奉常寺正若有故則或

不得陞堂上者有之恭孫雖為訓練正不可為也傳曰付標不改者從他例也一等功臣之父既有前例且已年老不可改也宋恭孫事亦在其中○御夕講○戊子 御朝講侍讀官李長坤曰女謁雖聖賢必慎焉湯之六責其一亦女謁桀紂失國皆以是也領事成希顏曰非徒用刑之際至於用人尤不可不慎大司憲曹繼商曰原從一等付標人甚多其與不改何異且有特恩不改此甚不可大司諫李世仁曰前者原從一等為堂上者臺諫已言其不可今亦不宜仍授且以階梯職不改者亦未便請速並改近者臺諫累月伏閣留難甚久人君從諫始雖如流終或難保況今如此後將奈何○知中樞府事沈貞回自京師○御夕講○臺諫啓原從功臣付標人及洪任仍授蔭加事嘉山郡守崔有井用心煩雜善事宰相如此者必貽弊於民須於天使未來前改迺不允○己丑受朝參○御朝講持平徐厚曰原從一等付標之際非出至公或循情私豈是為政之道乎洪任雖一等功臣之父既授嘉善又陞嘉靖不可不改正崔有正雖為靖國功臣用心鄙陋善事宰相剥民豐饌務悅過客嘉山小邑豈能支當正言金淨亦啓之 命改洪任嘉靖加餘不允○庚寅 御朝講持平金安國正言金湜啓崔有井事且

曰廢朝以族親加至陞堂上極爲猥濫而方啓蔭加故未之及焉此實
祖宗朝所無之事請速改止廢妃慎氏族親或有被謫或爲堂上尤大
乖戾 上曰族親之加已久不可改也有井亦不允○御書講○臺諫
啓原從付標者竊朝族親加並論崔有井奸李克均妾之事憲府獨啓
曰許輯近以赴京爲資憲特命宜自 上出下人不宜啓之如此則將
有下人用權之漸矣前此或有假銜以行者今依是例可也近日野
人寇掠永安道人物邊將失律固有成法不須遣行臺推之主將失律
則評事亦充軍 祖宗之法也今雖不得行此法節度使辛允武豈可
仍在其職乎請改差皆不允○御書講○辛卯御朝講字今金克福
獻納閔愾啓原從付標族親堂上及崔有井爲團練使作弊之事領事
成希顏曰臣之赴京有井爲團練使供億之費不倍於他臣屢過嘉山
每見彫殘今則飲食器具皆極精潔克福曰臣非謂有井獨厚待希顏
也因支客之辦侵脅民間至於徵牛其用心如此不恤民事可知又啓
許輯辛允武等事特進官洪景舟曰臺諫所啓撫夷堡人物被擄雖云
十五名安知有匿不以聞者乎 先王朝重邊事故評事並治罪今辛
允武果有罪焉第以廢朝北道罷弊貿易皮物不可勝計民持一牛換一

貂皮牛馬幾盡徃時騎馬軍士可千餘名今則僅有四五十名雖有邊
警將何以扞禦辛允武在京常慮此事及赴任允軍士弊事一切祛之
觀察使高荆山亦知邊事與允武同力措置今雖罷其職得可代者難
矣不如不適克幅等反覆論啓皆不允希顏曰臣亦與於功臣今臺諫
論原從事不勝慚汗其初議時大臣以為生民塗炭社稷將亡今日論
功不可少也云故其數至多其衆功臣者或來謝臣慚報曰天與人歸
吾其可以為已功乎臣心以為推戴 聖上後得為開城留守養老毋
足矣豈料寵渥至此極乎大事既濟臣等不可獨以為功故其與於宣
力者皆令參焉且錄臣等之族親者以謂事若不成則有赤族之禍臣
今不可以為改亦不可為不當改若以為改則是已獨有其功而彼不
得蒙 上恩若以為不改則猥濫頗多克幅曰當反正時在家者或為
一等功臣奔走者或不得與焉大臣豈盡知其然乎邇來所啓一聽於
大臣而不出於 宸衷甚不可也希顏曰臺諫所啓是也允事之是非
定於 聖慮然後又問於大臣可也臣前於華使徐穆吉時處聞弘治
皇帝聖德近赴中朝祥聞其事三閣老皆以有才德者為之 皇帝御
經筵處曰文華殿三閣老入則 皇帝下榻迎坐太監十餘人持奏牘

睦閣老可否又設公議堂擇老成大臣議之所議不同則又令閣老共
議其可否故鮮有敗事○御書講○臺諫啓原從付標族親濫加崔有井
事憲府獨啓許輯辛兄武事皆不允○御夕講○壬辰未明大雷電兩
雹經筵入待官等皆會廳事傳曰今天變如此猶御經筵心甚未安
祖宗朝何以為之領議政柳洵曰此時今所致然天變大矣成宗朝
亦有大雷雨則停經筵傳曰其停之○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原
從堂上族親濫加崔有井辛兄武事憲府獨啓許輯事傳曰辛兄武已
今收議崔有井其適之餘不允正言金淨啓曰春分後兩雹大災變也
朝廷外方慮有闕失九厥庶事皆闕人主一心須正心恐懼修省且宜
求言廣開言路傳于政院曰兩雹予未及知政院何不啓乎誠如所言
當恐懼修省其令求言且令弘文館考其徵應以啓○傳于吏曹曰允
用人不可不審而司獄之官尤所當擇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漢宣帝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冤死者不恨則可謂文
吏矣斯二君治雖不逮於古其言則實萬世之龜鑑予慮中外獄吏或
有濫加箠楚以致冤枉巨軫于懷未嘗暫忘自今以後其擇惟良之吏
俾與祥刑之任得展盡慈祥之念明慎之意使我黎蒸絕無冤濶以副

予在中之理○癸巳 御朝講講尚書畢領事柳順訂曰秦誓穆公悔不用
用審叔之言而作也然穆公徒知悔過而不知改過過而能改斯為善矣
司馬光曰悔過非難改過為難改過乃人君之善事也侍講官崔淑生
曰穆公悔過善矣然徒知悔而不知改卒至秦晉相攻兵連禍結惜哉
雖堯舜不能無過過而改之為貴且人主為學非如俗儒尋章摘句也
當沉潛靜思以求其出治之本此書皆人君敬天勤民存心出治之源
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一有私意私意
一萌則非精一矣禹聞昌言則拜湯從諫不拂者以是也 殿下即位
以來無過舉矣然近日臺諫所言不喜聽納或不得已而勉從之其與
弗拂之意異矣伏願 殿下反覆此書以思治道大司諫李世仁執義
仰希渚啓原從付標族親濫加又啓辛允武請拿推順訂曰原從付標
朴元宗所為豈有私意乎 太祖開國時原從功臣至受土田臧獲今
雖堂上亦無妨也咸鏡道疲弊軍卒流亡幾至空虛城底野人深知虛
實彼此相通窳我邊鄙允武雖善措置恐難圖也 先王朝邊將失律
或拿來或累犯以後拿來金允濟則拿來呂允祐則不拿來矣臣累
為邊任若被擄而皆逝則人不得盡其才矣 上曰允武已令邊之

何必拿來原從授一級何妨族親加亦不加改也希諸曰 祖宗重
爵命或錫之土田亦一時之權宜也國之貧富功之輕重亦不可不計
允臺諫所啓大臣皆阻當舉其一端以塞言路公道不行大臣之道不
可如是順訂曰臺諫以臣謂有私情故臣啓其不然之由臺諫乃反以
爲壅塞言路是欲使大臣不得言也如此則不從大臣之言而一從臺
諫之言可也然則有大臣何用希諸曰是亦大臣之啓誤也臣非欲攻
擊大臣也但謂大臣之言不當如是云耳靖國功臣分為四等論賞極
矣又今原從陞堂上猥濫莫甚故臺諫如是啓之耳且順訂於 上前
言有愠色至不恭也世仁曰古者諫無官故人各得言降及于秦斯高
誤國君不聞過馴至於亡漢懲秦失始置諫官漢之隆興宜哉言及乘
輿則人主禮貌之事觸廊廟則大臣敬憚之古之待臺諫如此其至也
今則不然大臣反以臺諫之言爲嫌也順訂曰非徒邊方有事近來盜
賊興行至圍慶尚道知禮縣云備盜之方不可不嚴請下諭其道監司
廢朝時未收貢物今皆督捧貧民不堪其苦且所納各司濫收作紙請
令禁之天使時山臺結線雜物例責頭隊長而外方軍士得之爲難請
以市裡人爲之其所入狸狐貂豹皮以內帑所藏用之何如 上曰頭

隊長與市裡人皆有弊豈無他策其別磨鍊衣服則以濟用監所藏爲
之特進宦尹金孫曰昨日以天變停經筵可謂美事廢朝初年雷震宣
政殿柱廢主恐懼盡出後苑珍禽奇獸此心不繼終至於失位願 殿
下終始此心無或少怠（傳于議政府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人所出
王天無不俱故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其相與之際可不懼歟仰
惟 祖宗懋敬殿德克享天心傳祚百有餘年奉若罔愆自不穀蒞位
存誠對越夙夜祇慄惟恐獲戾而願德不類固克昭升以致天譴乃於
今月二十三日夜大雷雨雹雷者陽氣之發雹者戾氣之凝今當四陽
留序而二氣失和咎證甚著變異非常予今痛自刻責豈女譖盛行而
宮闈干政歟爵常猥濫而闕草糅進歟賢能在野而未揚奸邪在朝而
未斥歟民多流離而不能還定吏多貪污而未能糾摘抑舊弊未祛而
因循是務善政未舉而文具是飾歟獄犴之滯而不時疏決科歛之繁
而無所裁減歟予實寡昧罔知厥由昔者太戊修德桑穀自滅宋景善
言熒惑退舍明王之遇灾能側身修行轉灾為祥類皆如此如我涼德
安敢望導和而消沴尚冀匡救之力以圖應天之實惟爾上而公卿協
恭補闕下而士庶竭誠忠告其有所未便政有所不臧各上封事

無爲忌諱言苟詣理固當採用倘或失中亦不加罪其論中外○御晝講○御夕講○甲午受常參 聽啓覆○御朝講大司憲曹繼商正言金淨論原從付標族親濫加辛兄武事繼商又論許輯事 上曰辛兄武事被擄者多而皆正軍不可赦也其令議于三公餘不允○領議政柳詢以爲依法拿支推考左議政朴元宗以爲當依律右議政柳順汀以爲臣於昨日經筵已陳矣以此入啓傳曰辛兄武一等功臣拿來未便上來後推鞫○垂執義李煥拜辭後啓曰咸鏡道撫夷堡族親衛韓義善告狀云彼人骨看羅者等三十餘人居撫夷堡江邊累年矣丙寅八月甲子李根生所放牛一隻浮江越去尋蹤刷還後其堡鎮撫朴有昌等招城底彼人朴雄古守令軍士多拿羅者等皮物羅者不勝憤悶逃歸北地近日入寇必此人也鎮撫等侵虐彼人致開邊釁推考似可傳曰其並推之○臺諫再啓原從付標族親濫加辛兄武拿來事不允○御晝講○御夕御○以子自華爲弘文館校理魚永濬爲副修撰安漢英爲博士洪彥弼爲著作安潤孫爲咸鏡北道節度使○乙未廷試四學儒生○政院考啓 成宗朝丁酉年賜宴經筵官例傳曰依右例行之先是講尚書畢 上命考前例故有是啓○兵曹啓曰防禦事

緊將帥皆逝令觀察使領軍以備北道何如傳曰可○臺諫再啓原從
及族親堂上加辛允武等事不允○命以廷試居首幼學宋侃申世良
直赴進士會試○丙申 御朝講獻納閔愔持平徐厚論原從付標族
親濫加辛允武拿來事領事朴元宗曰臺諫言原從堂上無例則然矣
以臣爲有私意則不然也當初舉義與一二交及密譚喻及族屬及論
功之時以皆有推戴之功列書其名厥數猥多故裁減之原從一等幾
與靖國四等同功臣於付標之時因人同禍福之言雖或切親亦未別
嫌非有私意也開國原從功臣至給土田減獲今之原從與開國何異
而惜一資之賞乎臣之族親亦與焉進言爲難然爲之已久今若改正
則人心難測國事不堅固矣 上曰開國時原從功臣受土田減獲而
右議政亦云族親加亦以決不可聽也閔愔曰朴元宗以爲靖國四等
有功者不得盡參故又有原從堂上云靖國功臣百有餘人豈有遺漏
者徐厚曰元宗以爲 太祖朝原從至受土田是不然近日功臣猥濫
舉義之日退在其家者亦或參焉豈可與開國比論乎元宗自以爲無
私然原從一等或付標或否上下顛倒焉得云無私元宗疾言曰此則
不然其時紊亂未及次第而錄之殿後悉知其有功故付標閔愔曰大

臣如此舛誤而自文其過族親加亂政所為而大臣公然啓請勿改大臣之道豈容如是徐厚曰元宗以為其時紊亂而舛錯為之此言似然矣然此非 卽位後一二日之所為其時堂上郎官累日啓勘何有舛錯以此言之則豈可謂無私乎廢朝官爵猥濫族親加不可不改而元宗之言如此不當矣元宗曰近日人心則未可知前日人心殆哉岌岌若非功臣之衆多安知國事之安定乎特進官尹喜孫曰臣曾為臺諫多事未及改正蔭加今所啓原從及族親等加皆猥濫不可不改正徐厚曰元宗以為人心未可知恐動 上意此甚大失其所以云者指李顥事也顥乃是不奪不厭之人也使得參功臣置之相位則安知其禍止於此也臣聞顥之供辭曰王之子豈必為王將之子豈必為將此言為人臣者不可出於口亦不可得聞於耳如此無狀之人豈多有於世今元宗以是欲恐動 聖聽疑間朝廷非徒一時之失言實萬世之邪說又謂近日之事非功臣則國家不安是無功者皆不可信之謂也臣聞此言絕無從宦之心元宗曰臣以為功臣衆多之力非以無功者為不可盡信也比實情外之言也大抵臺諫言之大臣當折衷啓之 上自裁斷可也今大臣言焉臺諫曲執情外之言以攻大臣近日崔有并事

成希顏啓之臺諫以爲有并厚待希顏故如是是欲大臣不得言也臺
諫進言大臣皆以爲然則國事非矣大臣入侍而不得言則置大臣
有何益也閔惻曰非欲使大臣不得言言而不出於公故論之耳徐厚
曰上之所取信者大臣也而今者臺諫所言逆于大臣則大臣抑塞公
論反以人心難信恐動上意大抵天下事無有兩是亦無兩非大臣是
則臺諫非也臺諫是則大臣非也願 聖上加察焉 上不荅○御書
講○臺諫合司啓曰在平時臺諫之言雖若過越人主當優容之雖逼
於大臣大臣亦不敢怒然後朝廷可得和矣今大臣之言曰臺諫攻擊
大臣使不得言臺諫非攻擊臣與大臣爭是非欲終歸於正也雖大
臣之言不出於公則不可緘口而不辨臣等不良故大臣如是云云臣等
不敢在言責之地請避嫌傳曰大臣非欲使朝廷不和其勿以爲嫌○
傳曰經筵官賜宴時史官並令入參○御夕講○丁酉 御朝講持平
金安國正言金湜論原從付標族親濫加辛允武拿推事並不允○領
議政柳洵等詣賓廳合辭啓曰安潤孫以文臣今又衰老不能騎馬而今
爲咸鏡北道節度使甚不各請以南道節度使柳聃年給加以代傳
曰安潤孫雖能撫民不能馳馬固可改也然非柳聃年則其無他人

乎臺諫常言濫加之弊今又特加可乎柳洵等回啓曰特加等事雖無言者固當愛惜然近來邊事多有可慮柳聃年通政已久且有物望雖加一資何猥濫之有傳曰予非不重北道也且非惜一資也若於朝廷無過聃年之人則可授嘉善而代之○命以貢物作紙濫收事及兩界越境斤堆事收議于大臣大臣議啓曰各司於貢物作紙過重督納治罪之法非不嚴也而官吏無所畏忌侵漁貢吏近來尤甚令該曹及憲府摘發罷黜何如兩界越境斤堆行之已久但邊將恐被虜則得罪遂廢而不爲彼賊之來矇然不知以致敗失今後斤堆人雖或被虜其邊將勿罪何如傳曰皆依所啓○大司憲曹繼商大司諫李世仁等上疏其略曰竊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積業累基百有餘年重惜名器未嘗濫施私恩偏寵一切非分之命有不得行故人皆知所貴重而無希望苟得之心自經廢朝亂政之後猥濫斯極執事族親之庸愚稚鈍者飾金玉曳朱紫名器之賤有同泥土在殿下新政固當亟正而反踵其弊以原從一等陞堂上者又過八十朝廷之不尊庶官之不勸皆由於此可勝痛哉夫爵位者疆世之器待賢之具今以后妃之族無問親疎悉加爵命或因妻蔭或連遠派者皆陞堂上混雜朝

列此非惟 相宗朝所無之事古今天下雖大昏濁之時安有如是其濫者乎當初大臣任情以請之 殿下率意以從之遷延至今尚

未改正使中外人心嗟憤不快縉紳公論騰播不止正由 殿下失於優游苟願目前之事不為深遠之慮徒區區以成命已久為教不以

國是所在為重臣等不勝痛心伏願 殿下夬從無留以清朝廷以

礪一世國家幸甚○臺諫論原從族親加辛允武拿推等事不見

三月戊戌朔 受朝賀 御朝講司諫金崇祖掌令李偉啓原從

付標族親濫加李偉獨啓辛允武拿推事並不允領事成希顏曰臣

欲啓達所懷者久矣近日臺諫糾察百官甚詳人皆謹慎畏懼似為

吏事然舊惡不可追論人誰無過近日為臺諫所劾廢前程者甚多

其心以為彼亦豈能無過怨望日深自古固有相傾之弊臣恐此等人

亦謀相傾南慄為臺諫所彈似為失當臣為臺諫時有言人過惡者

初以為然更聞無實臺諫言人之過是矣然若無實則自 上斟酌

可也且臺諫言尹時英貪鄙臣嘗同赴京未見其貪鄙之事孫灌曾

為判官授校理似不踰分而又見廢棄其過則臣未知也臣聞 成

宗朝人有言金礪之過失衆論喧騰後竟得發明從宦如初 成宗何

惜一金礪必須詳察如此而後下人信服且安潤德司饗提調時納賂云者誤矣臺諫必聞人言而啓之矣又云潤德赴京時裝載之多與韓明澮同然其所持扇子及乾獐多散於華人華人至今稱之其不與明澮同明矣崔連孫乃臣同年又同兵曹郎官其用心全不鄙陋而後以焚黃山谷被劾其事干已受訊五次發明而今聞更遣行臺甚未便特進官柳濱曰安潤德赴京時臣爲黃海道觀察使潤德之行守令亦無畏懼奔走者李偉曰臺諫豈不詳聞而啓之乎且凡人性稟貪鄙則改之爲難何得不彈乎崇祖曰臺諫非一豈以虛事啓之希顏曰臣非以臺諫之言爲虛事然風聞或未的實人主當審察是非而處之上曰昌山之言至當然臺諫豈不詳聞而啓之手同知事申用漑曰臺諫者糾察人過有所風聞不得不言然其言人之心術則無形可考或有曖昧之人而畏臺諫不得白其志請立伸寃之法希顏曰臺諫所言性貪者不改之言臣意不然人性本善爲物欲所拘人主明教化則剛可使柔柔可使剛豈有性貪者終不可變乎崇祖曰希顏之言是也然性雖善習與性成者終不可改司經安漢英曰臺諫以臣父潤德服養親喪中止云者不然臣之從祖安彭壽無後病革謂臣之祖父曰以君之次子

潤德欲作侍養祖父諾之使人召臣父未至而彭壽死祖父謂臣父曰死者有遺言且無喪主汝其服喪時臣父年二十一不識人事錯料服喪既而除之九人非三歲前收養及繼後子則不服喪禮也其後彭壽妻傳係時以侍養成文此其明證也李偉曰君前豈可以父事啓達乎自古未聞經筵官敢啓私事也請治罪○聽輪對○御書講侍讀官李自華曰 殿下勤御經筵孜孜不倦國家之幸也須繼此心深思聖經賢傳與旨則聖學日進於高明可以通古今達事變識賢邪辨得失無大過矣近日臺諫所啓以留疑難恐終爲聖德之累○臺諫合詞啓曰孫灌爲奉常判官在西籍田所行至陋尹時英爲奉常南行濫用官物南慄有酒失不合諫院長官安潤德崔連孫事前臺諫已盡啓矣所失如此故今又啓之成希顏於經筵言臺諫之言不實須斟酌行之雖不敢顯請拒諫是欲 殿下不聽臺諫之言也近日所論原從族親事皆涉於大臣孫灌尹時英崔連孫皆其族親否則交友大臣不悅故如是耳安漢英於經筵啓達其父之事經筵非論私事之地是不有臺諫也亟罷其職傳曰前日卿等所啓乃公論故或即從或收議而從焉然豈皆親見聞之事乎風聞或非的實前所劾者甚多其中必有含冤者矣

近者諫院因兩電請求言中外是欲除冤抑也舍冤如彼則欲除冤抑而反爲冤抑之事可乎古人云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或論舊年之啓小節之事則甚爲未便卿等務持大體可也昌山所謂斟酌者豈欲抑公論乎不過欲朝廷伸冤抑耳傳于政院曰被駁者如有曖昧則許令自訴回啓曰若令被論人皆得發明則事必煩擾且問言根出處不可使臺諫對辨被駁者若非其罪一時被駁雖過重公論不泯終必自明矣且臺諫知無不言使皆自明則是近於不信臺諫也傳曰兩啓是矣其勿捧承傳已亥 徇朝講大司諫李世仁掌令金克幅以原從付標族親濫加反覆論啓且曰大臣以孫權等皆以微過見駁勸 上斟酌臺諫雖有風聞豈皆不參酌而直啓之以大臣而不引君當道勸上納諫可乎安漢英因大臣之言而自訟私事大不合事體請改差克幅曰大臣惡臺諫所啓非以此等小事前日請改蔭加皆其父兄子弟今爲原從堂上亦其親舊不敢斥言勿改故以言臺諫攻擊大臣或言臺諫言不的實在 上斟酌其情可見 成宗朝韓明澮大功臣而臺諫論請治罪爲不當以功臣不問也世仁曰大臣不可有私怒宋時文彥博賢相也唐介論之彥博竟罷彥博非惟不怒後薦介於上以爲介雖有風聞之

諫亦多中臣病大臣之道當如是也領事柳洵曰大臣發明己事非深
怒臺諫也大臣之意特難於改正已久之事然蔭加雖久亦已改之今
亦改之不難也又曰朝廷不和甚非美事若不和輯則危亂將至非細
故也侍讀官安處誠曰近日大臣以爲臺諫風聞不實上須斟酌
上即命使人自明幸賴政院之啓止耳如使自明如訟庭則風憲公論
不得行矣今臺諫無過實之言濫授加資今若即改朝廷無不和矣克
幅曰臣等未知昨日伸寃之命令聞處誠之言誠有是事則臺諫不可
一日在職上曰原從之中有功而不得參於靖國勲藉者付標陞爲
堂上族親改正者已半今不可復改也昌山言被劾者或有寃抑而畏
臺諫不得自明云故令自明而旋即停之矣○臺諫合司啓曰臺諫以
公論而啓之大臣非之迪上以斟酌上亦不信臺諫今被駁者自
明臣等在言官下見忤於大臣上不見信於殿下何以在職
傳曰大臣非以臺諫爲非也予亦非不信臺諫而然也臺諫於凡事
非皆親見而出於風聞或有曖昧故云耳臺諫又啓曰果非盡親見
或有風聞然非直以風聞啓之議于僚中參諸朝論又觀其人品之
大槩然後酌宜啓達豈以疑似之事輕啓之乎自古大臣勸上從諫則

有矣未聞以諫言爲斟酌聽納者也臣等在職未安故請辭職不允再
辭又不允○庚子 御朝講執義柳希渚正言金淨論原從族親加
安漢英且曰大臣以臣等之言爲不實 上亦不信臣等之言不可在
職侍讀官李長坤曰近來臺諫持公論啓之而大臣沮之相激如是不勝
失望必須上下同心戮力然後庶可見治效也說經洪彥弼曰自古大
臣未有爲如此言者彼若無物望雖聲罪攻治可也往者臺諫弘文館連
頸就戮臣計以爲平生所不當爲者臺諫弘文館也今幸得見天日復
成宗朝舊事大臣臺諫當同心輔政不當如是 上曰原從族親加
不可改也大臣謂臺諫所言或有曖昧非欲使臺諫不敢言也○臺
諫合司辭職四啓不允○御書講○徐夕講○辛丑 御朝講大司憲曹
繼商論原從族親濫加且曰信大臣風聞曖昧之言今被論者自訴事
雖未行不可在職請辭 上不答○政院啓曰山陰黃礪等處有盜賊
白晝成羣公然殺掠有一訓導妻寡居聞賊至走登山上賊追及之欲
犯不應賊拔刃脅之妻嬰執其刃手指皆傷賊罵曰甚惡物也遂棄去
云賊徒橫行如此而觀察使節度使既不以聞又不能劄請推之又遣
有武才朝臣捕之傳曰可○大司憲曹繼商大司諫李世仁等上劄其

略曰原從加大臣不援前例徒循私意濫瀆名器族親加亂政之甚者
因循不以累 殿下惟新之治臣等論執爲此故也安潤德南慄崔
有井孫灌尹時英公論所不容士林所鄙薄而大臣曰臺諫風聞之事
未足盡信在 殿下斟酌 殿下亦以此言爲實臺諫與大臣相濟可
否以補治化今臣等所啓輒爲大臣所抑至使言路不通豈可苟處以
負重責伏願 殿下亟遞臣等之職傳曰不允臺諫又上劄其略曰竊
見廢朝爵賞猥濫賢愚雜糅入懷苟進士無廉恥潔污成風遂至難救
臣等不量其力思欲正僞革濫使 聖政益明朝廷肅清頃者彈駁人
物請改濫爵等事皆因中外公議叅詳論啓固非臣等率爾私意亦非
因一微過小疵而遽駁之也如安潤德崔連孫南慄孫灌尹時英崔有
井等皆清議所不容功臣蔭階原從堂上族親加資等事尤爲關係
不可不力論而所論之人皆大臣親戚門客其厭惡固其勢也至於 殿
下之前公然排斥以爲所論多有不實是以臣等爲無狀輕妄喜事
而欲 殿下拒之也 殿下又實其言欲令被駁者自訴又責臣等維持
大體勿論微事是 殿下亦以臣等所論爲不實而不信之也今上則
見疑於 殿下下則見沮於大臣臣等雖覲然處職強聒論事言不見信

而徒汚重器公論其肯容之乎伏願 殿下亟迓臣等之職傳曰不允
○臺諫合司請辭不允○壬寅 大殿誌日以權停例行賀禮○臺諫
合司三辭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李自堅等上疏曰竊惟國之有君猶
人之有元首既有大臣以專股肱之任又有臺諫以付耳目之責左右
承弼保養元氣者大臣之任繩愆糾謬恢張公議者臺諫之責必同寅
協恭相須而共濟若或各執是非不相協和則是股肱耳目不相為用
而終為元首之病矣國家承廢朝亂政之後爵賞之猥濫士習之滄薄
至今三載而猶未盡革此實當今之切病任言責者所當舉公議而激
揚之為大臣者亦當循公議更張之不可執私意以拒言者竊見大臣
臺諫於論奏之際互相牴牾至任以臺諫所論或非其實大臣為國長
遠之計豈宜如是耶今臺諫所論王妃族親原從功臣堂上加資等事
一則廢朝私昵之亂政一則大臣姑息之謬計崇資峻級濫及匪人其
為于名犯分妨賢蠹國者極矣在 聖朝所當痛掃而盡革不可承誤
而遂非大臣以為除授日久不應更改人心可畏不可失信此皆設為
虛辭以沮 殿下虛懷從諫之誠也凡為國家大計者不可自同於家
人匹夫之所為若事之不合公議者雖遠在數十年前 祖宗之所

建猶且與時推移而損益之况廢朝之亂政大臣之謬計而又在數年
之近者乎人君鎮服人心之要當懋昭公道豈煦煦小惠云乎哉當廢
朝末年偏寵私昵高官大爵不次驟加務悅人心卒無救於危亂而人
心所同咸屬 殿下此皆已然之明驗也 殿下何不深思而熟慮之
反以廢朝之亂政為鎮服人心之具乎且臺諫職掌風憲九朝廷得失
人物臧否雖因風聞必待僉議均齊然後乃始彈論而上自宮闈戚畹
下至權門達官消沮退縮莫敢為非者此臺諫之任所為重也若以風
聞不實慮有冤枉苟被駁議輒令自訴則是臺諫之言為不實而風憲
之責遂廢矣不意元勳大臣為國家計而創為是言也此不由他故功
臣蔭加大臣之所建白也臺諫論執數月已無前例不得而已改之原
從功臣陞堂上此亦大臣之所建白也無所因襲率意而行之今則不
敢有他說唯以事久難改不可失信之語疑沮 上意此而不足又為
臺諫所啟未必皆實之論以惑 上聽其循私文過自失大體一至於
此可為寒心今公論已定臺諫所論不可中止伏願 殿下快決剛斷
使朝廷和睦公道昭明不勝幸甚傳曰原從及族親加不可改也且
朝廷和睦之言甚當然臺諫就職則乃可和也○論忠清全羅慶尚等

道觀察使曰聞強盜於忠清道黃澗永同沃川延豐槐山清安全羅道
茂朱錦山慶尚道聞慶尚州知禮金山居昌山陰等處白晝成群截掠
行路公行閭里奪取衣服糧饌弓矢等物又劫出頭畜以爲馱載令行
路及閭里人爲之負任頭畜則屠割而食民間之女公肆掠去士族之
婦至欲亂污所至之處人皆震懼如待賓客或有小不如意或有追尋
欲捕者輒行殺害前後三十餘人出入三道依倚山藪轉徙無常至於
各官軍器或取而用之或奪而火之烏嶺等處路梗莫行雖將命朝臣
亦難過去此非細故也事已騰播朝廷已聞而卿等不措置捕捉且不
以聞殊無委任方面之意茲遣朝官抄發道內驍勇人使之捕捉卿亦
同意措置毋或漏謀毋或失機期於必捕其賞罰之格具在京官賣去
事目且前殺掠人物被奪頭畜之數及劫奪軍器欲亂士妻備細相考火
迫馳啓朝廷已所詳聞如或匿不以實則守令於本罪加等而卿亦不
饒○癸卯 御朝講獻納閔愾持平徐厚啓曰原從及族親加非徒名
器猥濫亦廢朝亂政不可不改正而大臣歷舉被論之人迪 上以拒
諫之端請辭安漢英亦不合經筵官請改差 上不答○臺諫合司啓
曰臣等累請辭免而命就職就職則不可不言也成希顏斟酌之言欲

上拒諫其漸不小請推問其由申用漑柳濱似傳會希顏之說請亦推之安漢英亦因大臣之言啓達私事請推傳曰希顏斟酌之言非謂拒諫也恐有怨悶欲予詳察也柳濱申用漑亦各有懷必達安漢英聞其論父之事父子之間情義迫切故言之矣非無端而發也何情之有再啓不允○命賜宴經筵官柳洵等三十六人于古東宮前庭賜酒樂一等頌事成希顏同知事申用漑啓曰臺諫方論臣等今日參宴未安傳曰今日之事爲經筵官設也雖臺諫論之其無辭焉於是各就位飲懼甚將罷中官將命別賜酒饌仍披一紙傳 上教坐中請觀乃 御書

也其書曰爲人君者可法可戒之事莫過於書予之眇末繡承丕基未知安危之迹卿等力勸詳教使我必知三代之治不勝酬恩今賜酒樂又賜薄物表予區區之意以顯吾尊師重道之意各盡予懷共懼芳節扶醉乃罷於是群臣爭相捧玩傳寫以歸焉仍賜領事以下豹皮鹿皮弓子等物有差傳曰前書欲令承傳色備忘而政丞等觀之矣其各極醉而罷且除謝恩於是政丞以下更迭行酒咸極醉飽至有醉倒者留門乃出○夜一更至四更四方天際微明有氣如火或見或滅命弘文館考其應以啓○甲辰領經筵事柳洵等詣賓廳 上策謝恩傳曰知道

仍賜酒○臺諫合司請推成希顏柳濱申用漑及安漢英四啓不見○
乙巳 御朝講○臺諫合司再啓成希顏柳濱申用漑安漢英事不見○
左議政朴元宗啓曰謝恩副使許輯有病甚苦恐不能赴京請遣醫者
病若病緊則更差他人何如傳曰可遣醫問疾輯曰臣知食味今已三
日勢似差息請調保赴京○大司憲曹繼商大司諫李世仁等上劄曰
古人云一言可以喪邦成希顏斟酌之言直使 殿下眩於是非以
拒諫之端非徒私庇被駁之人亦以陰沮公論自此嘉言不進聰明墜
蔽國事日非喪邦之源其不在此一言乎柳濱申用漑附希顏之說從
而證之大臣用心果如是乎安漢英愚騷無識以講讀論思之地為訴
寃訟私之所卑辱朝廷不恭莫大豈宜處經幄重任請並推之以肅朝
綱以伸公論傳曰昌山元勳大臣也不可以情外微言推之柳濱申用
漑在大臣之列偶達所懷不可推也父子人之大倫自古人子為父訴
寃者多矣忠孝之心不可止遏君父一體人臣為君盡忠則不計己禍
人子為父盡孝則不計己死安漢英雖在經筵欲解父寃不顧己罪敢
吐其情還以可矜非惟不當推亦不當適也再啓不見○傳曰今者寒
食已過其以停捕海東青之意論于西北道觀察使○丙午 御朝講○

臺諫啓曰近日論成希顏失言之事故姑停原從族親等事今更啓之
不可不改安漢英事請勿留難憲府獨啓曰尹時英以檢察官赴京不
能檢舉致令下人犯禁請推之傳曰尹時英則推之餘不允再啓不允
○御書講○御夕講○丁未 御朝講掌令李偉正言金淨論原從族
親濫加及安漢並等事侍講官崔淑生曰臺諫公論宜快從中與與創
業無異當修復先王之政爲子孫之所則效也皆不允○御書講侍講
官崔淑生曰方今民間無厚葬之弊但信巫覡淫祀名曰野祭又設佛
事罄竭財產以禱于神此宜痛禁必須在上者先自禁絕然後民乃則
效矣國家自 祖宗以來設忌晨齋非禮之舉也臣聞其日浴 祖宗
位板引入便門不由正路待飯佛供僧畢然後始祭於神位其汚辱先
王之靈莫此為甚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也請痛加禁
止勿行此舉庶可以禁民之淫祀○臺諫啓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事
又曰崔連孫事干職污何可以妻子之飾訴而棄之傳曰崔連孫事干
人今已五次拷訊今不可復推餘皆不允○御夕講○戊申御朝講
執義柳希渚正言金湜啓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崔連孫事皆不允
希渚又啓曰國家設文臣月課立讀書堂勸課至矣然當以實不可徒

文武臣可用者亦可擇任顯職以示勸勵之意領事柳順訂曰武臣擇用之說甚是上曰予意亦然武臣仁叙顯職事前已教矣但政曹無闕可叙耳○聽輪對○傳于政院曰武臣顯敘事前已教矣政曹追本不叙何也承旨洪淑啓曰臣前任兵曹郎官見武臣可用者甚少雖或有之位次不相當故難之耳請召吏兵曹郎官言之傳曰其待吏曹判書在坐親聽何須更言又傳于政院曰執義所啓文臣月課之說言辭低微未得省記所云何如洪淑啓曰月課讀書堂策勵雖至而欲上更致其誠耳○政丞等啓曰天使時道路修治太過傷民田穀甚多請馳書于其道觀察使勿令太廣僅使通轎且迎勅時軍士當用京畿人若於二度習禮來赴京都積日持久恐害民事請於三度習禮來會何如且蜜德蜜德方言也都城石山上下回曲最高處等處臨壓大內前此空闕之時尚且禁人今士族婦女雜入恣登遊宴請禁止傳曰依所啓仍傳曰大抵即位之初要當正朝廷耳但祖宗朝大司憲多用位重宰相韓致亨以二相兼大司憲是何意耶無乃欲使老成者撻攬大體乎予非以今之大憲為嫌而言也欲知祖宗之意耳回啓曰允臺諫當擇賢才入器相當則位重者亦或任之耳傳曰予非欲每用位重者也欲試祖宗之意耳

今若有闕欲用位重者○臺諫三啓原從族親等加及安漢英崔連孫
等事不允○下傳旨于禮曹曰父子居五倫之首事親乃百行之源此
民彝物則之所由始故聖帝明王敦典敷教未嘗不以砥礪孝行為先
務昔周有不孝不友之刑漢有孝悌孝廉之科且我大明高皇帝覽鵲
巢卵翼之勞感父母願復之恩遂令群臣有親老者皆得歸養賜白金
衣帽以遣之其所以教民敦本者至矣夫君親一體忠孝不可異致而
鞅掌王事則缺於尸養龜勉養親則虧於奉公然惟能盡孝於家然後
能盡忠於國古人亦云報主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國家設歸養之法良
以此也而即位以來未聞以親老乞歸者人子之於親孰不欲盡孝養
之道而繫官于朝不能決去耳其令士大夫有老親在外者依大典許
歸養以副予老老孝理之懷○御書講○御夕講○巳酉御朝講大
司憲曹繼商論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等事獻納閔愾亦論不允○臺
諫啓原從族親等加資猥濫安漢英不可在顧問之地崔連孫不可不
畢推且尹時英請下傳旨推之傳曰原從族親安漢英崔連孫等事不
允尹時英推考予意其已有承傳故許之何復請下傳旨耶徐厚啓
曰臣初不詳察請待罪傳曰勿待罪○御書講○御夕講○庚戌御

朝講司諫金宗祖執義柳希渚啓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崔連孫等事
皆不允○御書講○臺諫啓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崔連孫事傳曰安漢
英於經筵訴父私寃其述之以懲後人餘不允○兵曹啓曰訓鍊院射
標以周尺量之皆有贏數慕華館則無標全用周尺彼此不同未便右
標乃李季全所爲其意有在若移之使近則學武者無增長之益請於
慕華館亦以此標為準永為恒規傳曰雖云李季全所爲在法不可更
與政丞等議之○御夕講○辛亥 御朝講大司諫李世仁持平金安
國將原從族親等加反覆論啓又曰安漢英不可不治其罪崔連孫必
須得情後已查不允領事成希顏曰臺諫謂原從加當改者是也謂臣
等爲用情則臣未知其可也當舉義之時凡有功勞者臣等實知之他人
豈與知哉而臺諫乃以傳聞謂臣等用情豈其情乎臣雖至愚當邦家
再造之時欲盡心協翼以觀大平之盛決不循私用情也安國曰希顏
之言當矣雖臣等豈謂希顏循私用情乎但均為一等而其居末者反
陞堂上此何故耶希顏曰朴永文在張珽之上永文之功豈在珽之上乎其
時倉卒之事類皆如是豈可以是有存人為私乎安國曰以人君之尊尚
且虛懷聽諫况大臣乎希顏曰柳聃年實預舉義之議適在忠州未容

大功當置原從之首而竟錄三等此尚如此况他人乎豈可以是以厚責乎安國曰希顏言其志則可矣然有不平色臣實未知焉臣等承乏為臺諫言責在矣不計其生死禍福而敢言者欲引君當道而使大臣無有邪念豈有他哉希顏曰臣雖至愚豈不願臺諫之言乎昔唐時有武夫云吾當代兵元濟時心常自若今膽落於溫御史雖武夫如此况臣乎昔有諫君乘舟者曰以頸血濺車輪則帝怒一曰乘舟厄乘輪安則帝悅同是言也而有喜怒之異人性然也臣只白微衷而聽之者皆以為非是臣無口才故也頃者外方守令沙汰時臣與大臣環坐共議豈有一毫私意乎後之言者尚有不公之議為事之難如此矣臣又頃者自北京到遼東見朝報則被駁作散者多矣臣與申用溉安彭壽等言曰廢朝活習至是惟新誠千載大慶但本國人材可指數也今作散如此當何以填差又還朝則罷散者又多矣臣謂臺諫雖持公論其風聞若有未悉焉則其弊不鮮故敢啓其後言者益迫臣若欲排抑諫官他日誤國之心從此萌矣當與柳子光偕竄遐裔敢有是心哉且諫官之任重矣古有折檻牽裾者况言語間哉臣以成宗朝事言之當玉體未寧之時人停經筵成廟每以為恨有洪應者常之父也啓曰聖

學高明不必 御經筵也其時經筵官等攻之甚急又金壽童為正
言道遇臂鷹小宦論其不避 成宗特命棄之壽童強請 成宗教云
小宦家奴也以予命急歸故不避耳徐居正曰今後若以 王命行一
人前導如洗馬之儀則正言自避耳其時亦攻居正甚急諫官之言臣
何敢忘乎安國曰方今 聖明當天大臣皆賢才臣等雖愚亦欲盡心
為大臣者當論難俛俛可否相濟以致美化豈可角立自異交相傾危
哉頃者大臣啓曰臺諫使臣等不敢言是忌言者也昔宋仁宗朝群賢
穆穆范鎮司馬光交相可否論難不已以至晏殊富弼之舅也而名高
一時富弼猶斥之為奸邪古人於人主前如是出則完若平時豈敢懷
嫌哉今希顏不能容受其氣量寧不窄隘耶且希顏愛惜人材之說是
矣然廢朝昏亂之後其無蕩滌之政乎希顏曰諫官之言臣實甘受前
日所啓以臣所見如是故也臺諫論啓以為中外駭愕臣以為太過我
國壤地雖小豈能一日之內中外徧知乎夫風聞非古也自唐武后而
起先儒多論其非至大明有丘濬者識見甚高撰大學衍義補遺極言
風聞之非臣嘗觀之以為甚是故啓之耳侍讀官李長坤曰近者大臣
與臺諫不協不特於上前於朝行政事間亦相牴牾臣甚未便當 成

廟朝培養士氣優容諫諍士之未達者爭自激勵元朝政是非極口論議及為侍從諍臣危言讜論無所不至大臣肉食者皆畏惡之漸成角立侵尋至于戊午而禍大慘矣其時大臣豈盡邪惡哉始而畏之中而惡之終而仇敵之可勝悲哉臣見希顏之事似不容受人言臣恐積習蔓延而國事日非矣希顏曰臣識見淺陋乃至於斯臺諫之言是也臣聞戊午之言臣實驚動當戊午之年臣為郎官親見其事不可出諸口矣臺諫之言臣實甘受 上曰論功時大臣豈容私手雖臺諫豈謂大臣容私手第以無前例其數又多故啓之耳○檢詳金世弼將政丞意來啓曰元日會禮宴時以無禮官負八人并解見任臣等以為太過其日乃會宴百官而此人等至於失禮罪則有矣然豈有慢忽之心哉且天使來期甚迫若卒迺舊諳人則恐臨事難辦故啓之傳曰政丞之言當矣但臺諫親見論啓或云背坐或云略無敬謹以杖八十啓請不得已減三等論罪曩者予見其上疏知其非情成命已下故難改耳○臺諫再啓原從族親等加安漢英睿連孫等事皆不允○正朝使李云耜復命曰臣赴京獻方物時太監等督納數外人參五斤曰 聖節使亦納三斤臣不得已納之又曰自此 永為恒規傳曰李云耜曹繼商等以陪

臣擅便私納以成後例其推之○晉川君姜渾上疏乞歸養不許

以親年未

至也○壬子

御朝講掌令金克幅論啓原從族親加且司饗院官

負等減三等論罪臣等以爲用寬典太過政丞等反請勿解見任是何意耶領事柳詢曰臣等亦知其非矣但右人等見其有酒餐而敢飲食之事涉無情加以天使期迫遽適舊官未便故敢啓耳掌令之言亦豈非乎克幅曰臣見近來百官皆無敬謹持心者所宜重論况在近密之地坐肆喧譁又相攘奪酒餐殊失官人之儀尤當重治以懲其餘正言金淨亦論原從族親等加事皆不允金淨又曰槐山等處盜賊熾起殺人亦多守令專不用力捕捉請立賞罰之法使知勸懲柳詢曰言官所啓盜賊事臣亦深慮夫盜賊皆貧窮中起今之爲盜皆失業者也且聞其魁首有出人之力捕之實難亦依言官所啓申明賞罰之法特進官李惟清曰盜賊事刑曹措置備密守令亦方用意捕捉又遣崔三俊等捕之但時未就擒臣等亦以爲慮承旨權弘曰崔三俊等若未搜捕立其自相摘發之法則賊勢可弭矣金淨曰但今爲盜者皆失業之民弭之方在乎敦本臣觀守令等殊無奉行國法者雖蠲免之教屢下而徵納之令益急此所以爲盜也賞罰救弊也敦本務實也請上留心焉○正

言金淨啓曰臣曾與曹繼商偕赴聖節之行今繼商被覈臣亦待罪傳
 于政院曰檢察官與使相干耶都承旨洪淑等啓曰監察當檢察一路
 雜弊及禁物非有專對之任但前日海浪島人物刷還後遣使奏聞右
 副承旨成允祖為監察回程後朝廷以不聞天使之事推其使並及允
 祖此雖廢朝之事舊例如此傳曰金淨陳植并推之○忠清道觀察使
 安瑋馳啓曰道內盜賊橫行抄掠民物令清州判官申玉衡捕之追入
 尚州化寧地面大戰移時射殺魁首一人傳曰盜賊興行事經筵有
 言之者今見啓本玉衡之功大矣宜令該司論賞○御書講承旨權弘曰
 三代以下賢君惟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金世宗而已在我朝 世宗
 成宗聖德尤盛 世宗朝事則臣未及知之臣見 成宗日御經筵
 接見賢士訪問治道凡風化之美由是而益昌今 聖德龍興欲致太
 平之盛在乎聖法 成宗而已侍講官安彭壽曰俗尚敦朴當法漢文身
 衣天綈等事此躬行之實也若人主不能躬行而徒以法令禁之民豈
 能觀感而知化乎人主躬行於上以為表率則卿大夫化之卿大夫化
 之則士庶人亦化之馴致於風淳俗美也我 世宗朝事里巷耆老至
 今傳說人皆以禮義廉恥為尚無有乘肥衣輕之念皆由 世宗躬行

表率之效也。今時則不然，務以華侈相勝，服飾之物皆買於中朝，以比通事等，敢犯死罪。至有齎金銀貿易者，俗尚不美，從可知也。且中原以皇帝服色尚黃，故凡黃色痛禁。今我國不禁紅色，尤為未便。請禁之時，上講漢文身衣弋綈等事，故權弘安彭壽之言及之。又權弘著紅色段衣，故彭壽請禁之。○上遣醫問疾于許輯，復命曰：許輯病勢緊急，重似難赴京。傳曰：改謝恩使，且賜藥物。○臺諫啓前事不允。○癸丑 御朝講掌令李偉獻納閔愾論原從族親等加崔連務安漢英等事不允。李偉且曰：臣聞北方鎮戍虛踈，穩城等處疲弊尤劇者，當弊朝困於責納貂鼠皮朝官又數出入，以此軍卒大半逃散。近來雖似稍復，其舊然身無見衣艱苦尚甚，本有緩急何以用之。前者辛允武為節度使，其方略處置則可謂能矣，但以年少驟進之人不諳邊事，至使邊氓見據。今柳聃年為節度使，其賢於允武遠矣，必能善於措置。但軍卒如其誰與守耶？臣諱其無兵器者以備戎司所儲，與之其無馬者以各場所牧，給之遣朝官以點檢其虛實。○傳于政院曰：前日兵曹所啓射標及掌令所啓北方等事，其速招政丞等議之。○戶曹判書李季男參判任由謙啓曰：天使支待物數不裕，請加定。且於各道雖已移文，或驛路滯留或不

舉行請下諭書于八道觀察使使之毋或滯留前者于及支供守令并
推之傳曰依所啓○臺諫再啓前事不允○政院啓曰明日忠勲府餞
左議政前昌山府院君成希顏赴京宰樞設餞宴特賜酒樂今亦一時
元勲皆會故敢啓傳曰左議政將有萬里之行其賜酒樂各一等○甲
寅御朝講司諫金崇祖執義柳希渚啓前事又啓許輯今不赴京請
還收其加並不允領事朴元宗曰清州判官申玉衡射盜魁首功不細
矣宜重賞以示勸獎之意前者金山郡守文瑾亦能捕盜並論賞且北
道節度使政曹難得其人如玉衡者文學冠於武班不次擢用以委其
任在文臣李長坤亦可大用其心行才幹當速特用以當邊事 上曰
予亦知李長坤文武兼全可大用以當邊事但近來臺諫每啓官爵猥
濫故未果耳○傳于政院曰官爵所以勸勵予見申玉衡之事其功甚
大令該司論賞金山郡守文瑾亦論賞○傳于吏曹曰李長坤文武兼
全可大用特加一資○御朝講○以孫澍為刑曹參判李惟清為司憲
府大司憲李長坤為弘文館副校理○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夕講○
乙卯聚堂下官文臣于殿庭命製李陵送蘇子卿還漢七言排律三十
韻○命招政丞以曹繼商推考事下問曰繼商之言前後各異宰相之

言不可如此今觀推案無乃欲免其罪而為此言耶回啓曰繼商之言前後各異事甚差誤然出於勢不得已而為之也傳曰知道○丙辰
銜朝講○御書講○臺諫再啓前事不見○傳曰庭試居首正言金
淨加資其次蔡紹權兒馬一匹金安國朴祥李思鈞各賜鹿皮一令○晉
川君姜暉復上疏乞歸養傳曰情雖切不合於法若親老且病宜數往
來觀省可也魚泳濬朴祥亦乞歸養皆不合於法故不許耳○御夕講
○丁巳 御朝講○御書講○臺諫再啓前事不見○御夕講○戊午
御朝講領事柳順訂曰慶興府使趙絜本不能射野人所見處當以有
物望者差遣持平金安國曰近來邊備虛疎趙絜不合物望司中亦欲
啓之 上曰適差○御書講○臺諫再啓前事不見○御夕講○己未
御朝講掌令金克福曰凡侍從之人非必有 下問然後有所言也前有
傳教使經筵官必盡言者 上欲以大臣臺諫之言參酌可否而大臣
之不言猶舊恐負傳教之意擇特進官經筵官而差之者欲其輔益也
若徒入侍則誰不可爲乎正言金淨曰入侍者乃備顧問也而不敢出
一言雖或有言率皆私事而未有扶持公論者其失非細 上不答○
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見○靖國功臣河源君張珽卒珽為人嚴

繁有武略吏幹特拔一時屢為守宰所至皆有聲績吏民畏之以為
四目太守謂其明辨也廢朝末年政煩賦重京畿水原疲弊尤甚監司
朴元宗請以珽為府使珽至之日即革祛舊弊排擊田張田張皆廢奴
主祿媛也奴
子為民害者境內洽然稱之居數日以毋喪見迺民至今慕悅至反正
論功時皆薦拔親舊珽一不開口物議多之中外方倚為重至是暴卒
上嘆曰可用人也惜哉惜哉別贈一等○御夕講○庚申臺諫四啓前
事皆不允○辛酉臺諫再啓前事傳曰原從加當初策功時只論其功
之有無族親加亦計寸數而為之耳豈辨賢愚乎安漢英已違本職
豈必送西然後懲其後乎許輯可人也皆不允○西部有洪剛女子年
至二十九父母俱沒家貧未婚上令攸司量給資財及時婚嫁○壬戌
御朝講○御晝講○臺諫合司啓曰原從族親加必期於回天故合司
而來矣安漢英許輯等事請勿留難且啓祭兄文煩濫不合邊將請改
差曹繼商之罪減四等請依律罪之皆不允又三啓亦不允○御夕講
○癸亥御朝講○御晝講○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且啓功臣嫡長年
未滿十五者使不得受祿並不允○忠勳府啓曰功臣嫡長受祿事
年滿年未滿不載典冊考之無據但朴元宗云臣以功臣子年七八歲

時亦受祿功臣嫡長適兒多少在功臣多少故雖年少者亦得受祿傳
曰其以此意言于臺諫○御夕講○甲子 御朝講○御晝講○臺諫
各司啓前事又啓功臣嫡長等事又啓禹仲亨無來歷又劣於趙絮不
合慶興府使請適仲亨依啓餘皆不允再啓亦不允○御夕講○乙丑
御朝講○御晝講○臺諫合司啓曰兩加無前例不可不改之意已悉
啓乞請速決斷安漢英許輯蔡允文等事亦已悉啓請並決斷不允再
啓又不允○弘文館副修撰魚泳濬兵曹正郎鄭仁謙爲病親上疏乞
養以親年未滿七十不允○御夕講○丙寅臺諫合司將前事五啓不
允仍啓曰弘文館職帶經筵不可不擇也自甲子以後其爲弘文錄至
甚冗雜盧種文繼昌柳義臣金錫弼崔世節鄭百明金淹金洞曹彥亨
安漢英鄭忠良李蕃尹倬張籍十四人皆是不合弘文錄請改正監察
亦不可不擇也職在糾舉百司或分臺或行臺其任不小今洪義孫朴
瑛尹仲涓尹坡童丁碩獨金孟均六人或有不合治事者請
皆施之傳曰監察等其適之餘皆不允○問于政丞曰臺諫以盧種等
十四人爲不合弘文錄果皆不合者耶回啓曰後生年少者不可一
知其何如也盧種任士洪之女婿也金錫弼以都事時被駁事也崔世

節鄭百明金淹金洞以四韻取第姑勿叙顯職者也安漢英以近日誤
錯事也臺諫論儕輩之事必詳知而後爲之矣若不合則改正可也傳
曰此人等豈可以一時被駁遽即改正耶今日非但政丞諸宰相亦多
來焉其各以所聞見言之回啓曰後生不可詳知弘文館薦而錄之當
知其為人請問之傳曰其問于弘文館○丁卯臺諫合司啓曰優游不
斷人君之大病原從堂上加非 祖宗朝舊例族親加乃廢主亂政自
上非不知也而留難至比如許輯安漢英蔡允文等事不至關重而並
未蒙免此必欲拒大事而並與小事皆不俞允也 即位之初公論所
啓猶能聽納而今則固拒無乃近因大臣斟酌之言而然乎其斟酌之
言出於庇護而臣等之言乃公論也昔在 成宗朝任士洪以為臺諫
之言不必盡從然 成宗明以照姦故終身廢棄今此大臣斟酌之言
上豈不知其回邪乎慮思慎在廢朝以為若盡從臺諫之言則主威不
振廢主以此積怒於臺諫及其終也大臣侍從之人無不被禍不可以
為大臣之言而盡信之也傳曰事若可聽而不聽則謂優游不斷可也
原從族親加事決不可聽非因大臣斟酌之言而然也安漢英等事亦
不允○弘文館啓曰臺諫所駁弘文錄不合人等尹倬外皆非本館所

薦也當錄之時必經吏曹而政丞及館閣堂上會議而為之其人之合否臣等所未知也○臺諫又三啓不允弘文錄改正事如啓○傳曰考廢主喪葬事以啓

四月戊辰朔 御朝講持平金安國正言金淨啓前等事不允成希顏曰蔡允文武才卓越人也然臺諫所言是則亦可從也許輯為人簡略無有所生臺諫之欲改正者以其不赴京耳昨聞弘文錄多削焉雖不削公道昭明則自然不容於朝議矣如崔世節鄭百朋金奄金侗等必以詩登第而言之前日姑勿叙顯職之教亦為未便也今首相以下皆廢朝承順之人當誅鄭誠謹之時臣等心知其忠而乃曰奸諂之人至於著罪而進之是乃長君之惡也而今猶在大臣之列不可以廢朝之事尤此輩人也昔在成宗朝任士洪為都承旨時弘文校理崔漢楨有訥德士洪極論其不合 成宗以為汝取其才乎予則取其德未幾擢為大司諫此抑士洪悅其輕銳人之意也且論霰甲子年及第尤有所未便凡臺諫所任者只言責而命監造綠水家則無辭以往儒生之試詩登第有何咎焉金安國曰臺諫則有命不得避也至於儒生則雖使迫促而至有引類古事曲為諛言者今若混用之則後誰有懲乎 上曰

弘文錄削去事果為未便故問於政丞則曰臺諫豈不詳料以啓其特
 反覆審問而改之然更思之其數甚多今不宜削去○傳于政院曰今
 朝聞成希顏之言其言甚是弘文錄其勿削去回啓曰成希顏之言雖
 若當然既以臺諫政丞之言而命削之今又以一大臣之言而遽命勿
 削非但彌令紛更臺諫亦豈無言聞臺諫之言則曰其中有宰相子弟
 將必舉其過而啓之傳曰雖一大臣之言事苟是則亦可從也○臺諫
 各司再啓前事不見且啓曰弘文錄削去人復命勿削當初問於政
 丞及弘文館而皆以為不知是不容受其人也今因成希顏之言使之
 勿削希顏前於經筵有斟酌之言今又譽許輯之為人又請勿削弘文
 錄允臺諫公論動則沮抑希顏非三公重臣臣等當即減問傳曰希顏
 之言固是故聽從之不見○御書講○御夕講○己巳御朝講臺
 諫合司五啓前事不允○傳曰燕山墳廟或水損或頽落則不可無人
 看守略定守者且今所在官檢舉何如其問于三公回啓曰上教從
 厚為之豈有妨害傳曰其定傍近居民三名使之看護且令所官檢
 察修補○御書講○御夕講○庚午御朝講領事朴元宗曰合同所
 啓其間可聽事宜速 俞允許輯病不得赴京不可仍授祭兄文有文

筆善射且已赴任既往之失不可追論弘文錄人皆榮貴若混雜則誰復為榮所論之人不可還錄無不允○臺諫合司啓前事且啓燕山得罪 宗社可絕屬籍不宜給墓直也前朝王太祖墓直三戶顯宗文宗忠敬王墓各二戶箕子墓一戶此則皆有功德之主也燕山 宗社之罪人不宜給墓直况給三戶乎傳曰雖得罪 宗社墓直不可無也無則誰能修補乎又三啓皆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辛未 御朝講○臺諫合司啓曰臣等近日所論皆不蒙允故略抄原從許輯蔡允文事啓之請速快 斷傳曰兩加事已逾三年不可聽也大抵信者人君之大寶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近日因臺諫之言改變之事亦多蔡允文事右議政言邊將無可當者不可改且卿等謂我不納諫故許輯事依允其餘皆不允○傳曰原從一等堂上及族親堂上加入並速書啓○御晝講○御夕講○壬申 受朝 御朝講大司諫李世仁曰原從族親加臺諫如此力諫而固拒不納不勝失望蔡允文事臺諫豈無所聞前為慶尚水使多取鹿尾鹿舌貿賣取利不可以貪汚之人為將帥請速及正掌令金克幅亦啓不允○臺諫合司啓前事傳曰原從加其功可參請國四等而不得參焉故降為原從一等此人

等非徒有功於予亦大有功於宗社且未聞祖宗朝過三年之久者亦變更也近者卿等九于於功臣等事論啓改正者亦多此由予不賢故也且強改原從然後乃快於意耶予甚痛焉且卿等之賢勝於前臺諫故事過三年之久者欲其改正耶當初使卿等論功則豈有如此之失乎卿等持論甚公謀議遠過大臣然功之輕重必不詳知也令若改之則是引君於失信也蔡元文在廢朝雖有過失今不可詳知位至節度使而所犯至此則大臣豈不聞其過而兵曹亦豈肯注擬乎況已赴任徒有弊於驛路而已合同再啓不允○御書講○御書講○命旌表義奴金同門閭且復其尸金同乃江寧副正祺之奴也廢主朝興情世隱加伊極被寵幸其父恃勢奪祺冢猶不饜又欲取其小家誣訴祺凌辱廢主大怒囚祺及金同將置於死金同供曰奴之所為主實不知也六次受拷終不少變自就極刑使其主得不死至是有是命○以尹以豪為司憲府持平申錦為司諫院獻納○癸酉御朝講○御書講○臺諫合同論前事二啓不允○甲戌御朝講○領議政柳洵左議政政朴元宗右議柳順訂合辭啓曰其所援例人名在承文院差批而且錄原從無可疑者今見申叔舟保開齋集權覽墓碑有曰一行盡錄

原從叔舟固非妄言者况此大慶事不可不錄傳曰其並錄之且別成錄券以給先是李仁禮等以奏聞使帶行通事援例上疏乞錄原從故令三公議落而有是命○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不見○御書講○御文講○乙亥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不見○命賻故韓山郡守宋演孫米布演孫米布丙子臺諫合司啓白堂上加濫授幾至三百尤不可不改祭先文人物庸劣且前有所失亦不可不改正皆不見○丁丑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不見○戊寅臺諫合司啓前事且啓曰驪川尉閔子芳廢朝以貼榜之辭落導其君逢迎長怒肆行誅戮宜加大罪而只罷其職未幾即命叙用請亟收成命監察閔探不謹守喪副正權旭老不治事學官金貞幹令柳溥主簿南致明奉事金世堅等貪汚判官安邦彥都事李根仁察奉金億壽等罷軟不勝任請皆罷職傳曰兩加事不見子芳乃駙馬何可以罷閔探等事當收議三公後發落再啓原從族親兩加及閔子芳等事曰若以臣等之言爲是則宜亟聽納不然速逝臣等之職不見○己卯上幸慕華館迎詔勅還宮兩使奉詔勅陞陞上行禮如儀宣詔訖行本朝賀禮仍頒赦遂幸太平館行下馬宴其赦文曰恭惟我國列聖相承創垂宏遠休光盛德重興累合開

子孫堂構之基成長治久安之業不幸國運中否人心疑懼四方嗷嗷
無所歸命予以寡昧承祖宗威靈迫臣民推戴受命于母妃叨襲丕緒
仍遣使于上國請天子休命以副群下之願庶幾共保鴻基無忝前
烈今惟天子撫綏我邦家底于敦寧遠遣中使來賜冊命冕服綵
幣兼及寡妻天語丁寧訓謨諄至一國臣民感荷天休以助靈長之緒
斯實莫大之慶宜霽非常之恩自今四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
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
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竊盜關係綱常職污外已決正未決正已發覺
未發覺咸宥除之敢以有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在位者各加
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受寶命于帝庭既承前人之烈布寬政於域內
共享維新之休故茲教示相宜知悉○初政丞等議赦時關係綱常職
污之罪並在赦例上將受賀外位已辨臺諫聞之即來啓曰今聞綱
常職污之罪並蒙赦宥甚為不可常赦所不原之罪豈可宥之乎以臺
諫所啓問于政丞柳洵等回啓曰國家慶事莫大於此故如是議啓耳
傳曰綱常職污其勿原之○庚辰上幸大平館以天使翌日宴也上
使李珍曰今見殿下德容至美萬民欣戴之心曷有窮已俺雖年若若

生元子當奉命再來○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兄○辛巳封贈副天使
父爲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其母李氏爲貞夫人○領議政柳洵議
曰權旭臣自少知其爲人年雖老未聞不堪其任閔榘金貞幹柳溥南
致明金世堅問其所犯何事而推之安邦彥李根仁金億壽送西爲當
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訂議曰權旭雖老勤於職事者也且臺諫
所論不可問其言根但問其所犯而推之可也○臺諫合司再啓前事
不兄傳曰前所啓權旭不可遽閔榘金貞幹柳溥南致明金世堅等事
言其所犯安邦彥李根仁金億壽等送西可也傳于政院曰憲府所啓
不可令本府推之閔榘等五人其下義禁府臺諫復於曰閔榘金貞幹
柳溥南致明金世堅等事臣等豈不審問而啓乎今下問臺諫有妨事
體且似問言根不須推問而後罷職權旭前任平山府使時無善政不
可不遽傳曰人物進退豈可輕易當推問以處權旭事不兄傳于政院
曰收職牒罷職人負及一應作罪人無遺書啓○壬午兩天使各令頭
目詣闕進上 大妃殿及前王亦有所獻史臣曰燕山罪惡滔天得罪
宗社神人共憤其推戴 主上不得不爾當以實上告 天子以請
命焉而願以虛誣之辭欺上國且自欺安在其正名乎惜乎當時大臣

無見也○臺諫合司啓前事且曰閔樛等事臣等為耳目之官凡所聞見無不啓達上不信臣言而問其所犯臣等不得已啓之閔樛居父喪時歸妻父任所與會奸女妓公然同處臨別有顧惜之色金貞幹廢朝為掌令其子忠順衛行禮責辦於府行之於齊坐廳允犯罪人受賂放之且令所知一人常立府門問犯禁者姓名隨通隨放使之受賂致富因取其人之銀以造已帶樛與貞幹法當請罪而歲月已久故只請罷職柳溥前任開城郡事時雖不緊以知必以縣布徵納竟無置處於抱川農莊作大家輸銅鐵物多數取來南致明前為梁城監役時所領防內軍私役浩家朝士及士族家難堪侵督或贈食物或贈縣布安然受之且監造加平胎室不闌干時多放軍收布金世堅前任禮賓參奉時濫用他負所掌作紙今為濟用奉事亦推他負所掌陳省用之權旭老不治事前任平山亦不善治請皆罷職溥曰兩加閔子芳權旭事不允樛溥貞幹致明世堅等下禁府推考復三啓不允○癸未宴天使于勤政殿○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甲申御朝講持平尹世豪獻納申鑄論原從族親加閔子芳等事侍讀官李長坤曰臺諫持公論各司已久請亟納無難檢討官柳沃曰中朝使臣留館而臺諫合司言事雖不漏通

豈不聞之中朝若聞 殿下拒諫則謂我國何如也 上不答○下禁
府刑曹書啓罪目單子曰韓恂親功臣謫外已久慎氏族親非自作之
罪並放之何如柳子光初以臺諫之言黜之然大臣也雖不可使在京
中放還田里何如且其子孫非謀叛大逆例也並放之何如廢朝時女
妓分配者放之何如其議于政丞等○傳曰金貞幹闕棟柳溥南致明
等事初從政丞之言下禁府推之然見囚者甚多今方農時事千人拘
囚未便其移憲府天使回還後待秋行臺設遣推之姑罷其職○臺諫
合司啓前事且曰故參議沈憐妻李氏奴呈狀云延昌府院君金勘在
廢朝依勢奪其主家此非士大夫所為也勘非三公故已緘問矣然請
亟罷其職閔孝曾邪諂殘酷而為禁府堂上鄭光世煩濫不正而為刑
曹判書請迺之正言金淨前年八九月間以病親呈辭事詣闕報恩縣
監廵九齡亦來肅拜而內官成胤引九齡及淨於慶會南門而饋酒謂
九齡曰此事多由我而成前日閱蕃擬懷德縣監首望而蕃不欲為故吾
啓之曰蕃今為嘉禮都監郎官雖受點必還推遂落點于姜熙臣為政
蕃入報恩縣監望欲為而囑我我不應曰既圖懷德勢難更啓及啓望
單子 上曰延九齡何如人也吾啓曰文臣而可人也遂落點于爾臣

等以為報息前後皆文臣也 上必無是教也但外人聞之豈不致疑
請治成胤罪且治閔蕃阿附宦官罪傳曰成胤閔蕃並下禁府推之餘
皆不允臺諫又以原從族親加閔子芳等事四啓皆不允○乙酉 御朝
講大司憲李惟清啓原從族親加閔子芳金勘事且曰閔孝曾以邪諂
殘酷啓之而人亦云奸詐鄭光世以煩濫不正啓之而人亦云貪婪盡摘過
失然後聽之則非所以重大臣之意也臣與孝曾光世近累為同官交
分不淺豈無人情只為公論不可欺 聖上故啓之爾司諫金崇祖曰
臺諫累朔合啓而不得蒙見不勝失望特進官張順孫曰近有立法云
鄉人仕宦者不得為隣近守令 成宗朝乞歸養親者除隣近守令是
亦仁政也大抵人物若賢雖為本道監司都事及隣近守令亦何妨乎
臣曾為數道觀察使觀赦文雖應赦罪囚不得擅放今後可放人書諸
赦文使外方皆知何如惟清曰赦文文煩不可盡書也 上曰雖立法
未久若妨於事變之何難兩加事不允尹金孫曰廢朝時臣借入人家
其家乃子芳前日借入之家也廢王不知子芳已出送片簡兒輩受而
開封見之芳時已過持弓夫八來云兒輩恐而還封授之其時國人畏
子芳如虎使廢主不極昏迷而盡納其術則其禍尤慘矣臣無寸功

而察靖國勲列及觀漸愧靖國功臣亦多有如臣之無功者况原從哉
不可不改正且族親尤無名廢主亂政豈可因循不改乎 上不答○
傳于政院曰推成徇事不可緩也其傳旨草何至本不入乎司啓曰親
聽傳教承旨不直宿故今始起草耳○臺諫合司啓前事且曰今聞宰
相朝士多折簡請乞物膳於迎接都監都監費用而又責納於諸道民
受其弊請於太平館街頭送禁濫吏頭目買賣物外一切禁之禁濫事
依兄餘不允○以尹金孫為刑曹判書鄭光世為工曹判書朴光榮為
弘文館校理○丙戌遣左議政朴元宗刑曹判書李站如京師謝封王
詔勅也○臺諫合司啓前事且曰金勣前請罷職而 上教云推考則
可知故姑不請罷但用心不善廢朝以佞倖得寵請適經筵官工曹判
書鄭光世以煩濫適刑曹工曹百工俱備尤非煩濫人所處且浮浪不
檢請並適經筵官刑曹判書尹金孫廢朝驟陞無來歷唯承興府使京
畿監司而已為監司時亦無異政朝廷豈無賢且職次相當者乎請適
差辛殷尹曹繼衡之罪前既盡啓雖奉朝賀不可授之請罷職柳軫等
奸邪小人之子初朝廷欲絕其根株放之而今量移其漸不小請勿量
移皆不允○丁亥宴天使于慶會樓下行茶禮後兩天使引 殿下行

至樓北池邊折芍藥花自挿于冠又勸 殿下亦挿之○臺諫合同四
啓前事不兄○戊子 御朝講大司諫李世仁掌令金克幅啓原從族
親加及閔子芳辛殷尹曹繼衡柳軫金勘閔孝曾鄭光世等事特進官
李惟清亦論之侍讀官安處誠曰昨日柳軫量移未便事司中啓之而
傳曰汝之職治文翰備顧問而已言事非汝職臣等聞傳教固知所為
近觀臺諫所啓雖或聽納其一二然不得已勉從之又教臣等如此臣
恐 殿下厭諫也柳子光於 成宗朝欲變亂國政 成宗聖明故逐之
累年然 成宗遠小人之道未盡故復用子光其在廢朝導君為惡殺
戮諫臣與任士洪同惡相濟至於誤國人以為 成宗終始遠此人則
必無廢朝事當初放逐時朝廷畏此人甚凶并逐其子絕其根株今量
移其子又欲放還子光於田里若非大臣之言子光必歸田里矣古云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子光竄伏遐方日夜切齒腐心欲用事報復而
今聞量移其子則其心以為未死之前庶幾得蒙 上恩逞其凶謀臣
等為此不勝驚動雖昨日傳教如此臣之懷抱豈可隱忍不啓同知事
申用溉曰兩加事臺諫累朔伏閣擇其賢愚而改正何如子芳與崇載
導君為惡不可叙用柳軫等非徒厥父有罪身亦有罪今若量移則後當

赦之而為無罪之人人情為此搖動傳曰兩加初已授之今不可改餘
並不允○臺諫合司啓前事○弘文館典翰安彭壽等全數詣政院啓
曰子光於廢朝導君為惡虐害清流傾陷朝廷迷主誤國罪不容誅而
聖上寬仁只逐遐裔朝廷定議並逐其子孫絕其根株且配所相近則
恐謀動不善之事各配東西而今復量移其子臣等不勝驚駭自古小
人竄伏其自為謀千歧萬轍不附戚里則附宦官不附宦官則附官妾
無所不為必使人君哀矜而後得逞其凶謀子光家累千金如欲傾財
破產搖尾於戚里宦官官妾不難矣今量移其子孫則必放放而叙用
勢所必至子光來朝廷則其禍必倍曩日老奸未死故 聖上留念不
忘請除老奸傳于臺諫弘文館曰不允但閔孝曾尹金孫其適之光世
煩濫不公正浮浪不檢事指摘啓之可也柳軫等其道內量移可也○
鄭光世來啓曰臺諫謂臣煩濫不公正浮浪不檢小臣立朝今已三十
年曾經侍講院弘文館承旨六為叅判無得此名若指摘某事則臣當
發明不得發明之事則當甘罪今不指摘發明無路然臺諫以公論啓
之臣前日必不自知也須迤臣職然後臺諫快焉臣心亦安傳于光世
曰其初臺諫以卿為不合刑官故適為工判有何不合乎臺諫雖曰浮

浪不檢煩濫不公正豈有如此事乎其勿辭○弘文館更啓曰子光之
罪關係國家固當置之極刑 上用寬典只令竄逐士林不快於心且
雖竄伏必有陰謀不測之計如改過遷善之人則臣等何敢言之且量
移其子亦甚不可如此則非徒子光有希望之心士林亦且大畏其漸請
除老奸然後士林快之傳曰前與朝廷議定其罪豈可以弘文館之言
而加罪乎臺諫又啓前事且啓柳軫等雖於其道內亦不可量移皆不
允○己丑御朝講持平徐厚正言金諍啓原從族親加閔子芳辛殷尹
曹繼衡柳房柳軫金勘等事侍講官朴光榮曰兩加雖曰已以改之則
必快物論柳子光其初遠竄中外皆喜曰國家雖不加誅終無復用之
理今聞其量移則孰不曰因此而終放之乎其父誤國其子不可復立
於朝廷何必量移於其道乎若父子見放朝廷必不得安矣子光得保
首領故 上如是用寬典矣請置子光於重典且勿移房軫徐厚曰光
榮之言是矣子光死有餘罪請加重典以快人心不可量移其子也金
勘之事又有罪焉廢主初年趙之瑞上封事乃曰此臣爲輔德導率
不良之所致也其後廢主見此發怒將欲殺之下問勘因舉之瑞之罪而
曰可殺以此竟致慘酷之刑比之殷尹勘實甚焉典經閔壽子曰自古

人主始雖從諫終不如始雖以廢主在初年則未嘗不從今臺諫伏閣
已久弘文館亦言之朝廷豈得安靜乎子光之奸譎 上亦知之其子
房軫何用恩典 上曰柳子光予非欲放而用之功大年老宜放還舊
土以終其身且非亂臣其子弟不可遠黜若內地與父在處相近故乃
移于其道耳同知事金詮曰子光其初竄黜朝廷商略而爲之此人多
術必有希望之心去惡者當絕其根株也今聞量移中外相顧駭愕矣
特進官成世純曰子光非他奸臣之比其子枝不可量移宜從臺諫弘
文館之言領事柳洵曰士林以爲子光不死身終必誤國宜加重典此
公論也而 上以爲有翊戴功而不忍加誅此亦當矣臺諫弘文館皆
文士皆不深計而言之乎畏其子光之復起也子光以功故全生 上
德豈偶然哉參贊官成兪祖曰子光雖有大功然在朝則必誤國故其
初竄逐遐裔未幾量移其子非所以從公論也特進官朴安性曰臺諫
所啓皆可聽之事而子光之事尤可聽也記事官李希曾曰房軫身各
有犯自當受罪况奸臣之子乎史官臧不在言責若非事關 宗社何
敢言乎以臣等有言亦可知公論之所在也金淨曰近來臺諫之言一
一收議於大臣大臣云可則從之不可則不從拒諫之漸自此萌矣雖

曰大臣豈盡聖人若大臣少有長遠之計則當初量移之問豈可苟循
上旨而不言其不可乎如是而猶一收議不從臺諫是設臺諫於虛
地也記事官鄭熊曰人君於聽言之際雖不知而不從猶為後世累况
知而不從乎子光誤國情狀舉朝極言之廢下亦已洞知而猶至今
不忘于懷至欲放還其身量移其子恐不免後世之譏○臺諫合司三
啓前事且曰鄭光世事上欲使臣等言之故臣等不能嘿嘿所謂浮
浪不可形言其性放縱且不檢束所謂燠濫一洞之內營構三家而以
造絲署提調於本署修理監役處公然折簡求請而用之且侵占隣家
垣墻旋築旋毀今則閭臺諫將論自築而許其主所謂不公正固不可
勝言閭閻市里之人皆云墨判書於此可知其不公正也且前為開城
留守時多行不廉以此見之決不可為經筵官也工曹判書亦可改也
傳曰鄭尹世其迺經筵官卿等所言之事光世石不能自明則工曹亦
當改之餘皆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李自堅等啓曰子光得保首領故
聖念猶及許加重典且勿移房軫不允更啓曰子光非誤國大奸則臣
等豈敢如是言之乎成宗朝李則以大司憲入侍經筵 成宗問左
右曰吾欲用任士洪何如則對曰若今日用士洪則明日喪邦矣朱溪

正深源入啓曰若用士洪則明日必喪邦矣此兩人之言可謂明驗矣
殿下無乃不知子光之奸而不聽臣等之言乎若知子光之奸決不可
留難也傳曰子光年既老豈能久長乎且有翊戴之功何可加罪其子
房軫亦可量移之也○弘文館典翰安彭壽等上劄曰伏以去草必去其
根除惡必絕其本根本尚存則萌芽復生為患滋大子光誤國陰賊其
售奸逞毒殘傷國脉之罪固已通天舉國之人切齒腐心而怵於毒焰
莫敢發幸賴 聖明在上公論大張流竄遠裔未足以洩臣民積年之
憤猶恐蛇虺之毒復肆於後日不意今者特軫 宸慮欲施恩貸雖因
大臣之議只令量移其子其為子光曲施私恩之意已著異日朝廷之患
不十可知必當亟正王法絕其禍根豈宜假借容冀釀禍蓄孽以速
宗社之害子光陰謀狡計變詐不測以市恩威巧結於人且多蓄積足
為濟奸之資迫於窮阨積怨含毒覬覦百端乘釁生變此固難測而權
門戚里官官妾交通賄賂構成階梯將無所不至 殿下若不早為
之所而斷之於今則深恐日月漸久因仍浸潤陷於術中而終不可救
矣 殿下量移其子而以為無害是以天地鴻恩曲施於奸慝父子以
啓其窺伺希望之心使中外人心疑慮洵懼臣等未審 殿下之所為

也當初分配流竄議其罪者大臣也即今承順 上旨量移其子者大
臣也浹歲之間是非顛倒論議不定一至於此他日 殿下赦子光罪
復子光職臣等知其無有一人敢言其非者伏望 殿下以 宗社
大計為重勿循姑息之私快從公論以正王法○庚寅 御朝講掌令
李偉正言金乃文論原從族親加及辛殷手金勘鄭光世等事領事柳
順訂曰柳子光既得罪朝廷放逐遠地其子亦竄極邊臣意以為今雖
量移後無放還之理然朝廷搖動深恐其漸量移非關係事請從臺諫
之言知事金應箕曰人心安靜然後國家亦安靜今朝廷搖動請還置
配所原從族親加官爵甚猥濫不得已改正可也上曰朝廷搖動其勿
量移兩加不可改正○臺諫合司啓前事不見○傳于弘文館曰前日
予曰言事非汝職汝等曰 祖宗朝弘文館亦言事而今傳教如是是
塞言路也予之本意不然也弘文館在論思之地係關國家事則豈不
論啓乎柳軫等事爾等論啓一如臺諫於爾等本職何如耶今觀劄子
曰子光不死則於官官妾戚里交通賄賂構成階梯將無所不至爾
等豈不計料而疑我乎此予之否德故也然予若從請則安可獨放子
光之子乎至於政事間亦有從請何事從請乎人不能自知其過爾等

在論思之地宜盡直言引君當道也循私之言非徒此劄言之予即位以來弘文館臺諫每事皆曰循私是以我為聽請循私也爾其盡言無諱大抵入君之政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可也下人雖請重典或請遠竄人主當斟酌輕重斷之於獨也其可循私耶不然人主斂衽尸位不辨輕重在臣子之掌握耶予不知所為爾等若疑我聽請循私直陳無諱則予當改過矣雖朋友間不敢言其虛事況於君臣之際乎此非徒一時之言必書青史萬世流傳後人見之則謂予必有是事也爾其發明於後世耶予則無一毫私意爾等此言豈偶發耶直陳然後予心快矣

○御書講侍講官金綴文以本館意啓曰傳教云汝等疑我聽請循私盡言無諱大抵出於公則入於私舜舍己從人釋之者曰忘私循理殿下若有循私之事則豈徒臺諫侍從欲匡救之朝廷亦皆啓之矣殿下豈有此事傳教云書請青史萬世流傳雖傳後世益知上有聖主故人臣能盡言不諱舜大聖人也益戒之曰罔淫于樂罔遊于逸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以此觀之疑若舜真有是事然而後世以此尤譁大舜之聖若後世觀此聽請循私之言則安知益歎殿下之容受直言手傳教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上教至當然如子光誤國之陰

賊不可以常律罪之傳教云人主歛衽尸位在臣子之掌握耶此則臣等以爲上厭苦言事者而然也不勝缺望臣等只欲引吾君於無過之地豈有他哉今後願勿如是教之○臺諫上劄略曰近日臣等所啓非一而殿下不顧是非不慮後害期以不聽言路杜塞異日之禍不其殆哉原從族親堂上之階已盡言之殿下若以已久之事一朝卒革有似失信則有大謬焉事之合義者不可易也如其悖義雖十易之不為病是以守株之信後世譏謂今之兩階悖義之甚而尚循守株之小信臣等竊爲殿下痛心曹繼衡辛殷尹奸邪小人之尤者也與士洪田同之流締構交結肆其貪欲靖國之日宜正王法反然勲盟之列此士林之所共憤也殿下乃欲使不失其祿夫二人者譬如妖狐毒虺翫而近之未有不爲害者何急於開進用之道長奸慝之志乎金勘廢朝佞倖之臣妖媚百態逢迎沾寵至其欺人孤寡攘奪家舍指摘疏語誣陷正士此特其一端耳今使昵侍經幄之間則安知不以事廢主之術復售於殿下欲濟其奸邪之志乎鄭光世浮浪不檢素無名節處心煩濫又不公正以此駁逆刑官而又長工曹誠恐銅臭之譏復起於今日九臣等所論皆公議所在大關時政在殿下所宜速念也皆

不兄又上劄曰官爵之濫自古所患赤帝之刺著於曹詩狗尾之譏記於晉史千載未嘗不陋其君而鄙其世也惟我 殿下中興大業一革弊政而獨官爵一事極爲猥濫族親加出於廢朝之亂政原從階出於一時之謬舉貂蟬赤帝無慮三百充斥於朝廷雜沓於班列薰蕕同器玉石混置朝廷之汚未有甚於此時將恐詩人之刺史臣之譏復起於今日而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曹晉 殿下其肯安然自處於曹晉之庸君而不顧後世之嗤鄙乎此臣等之歎息痛恨者也 殿下邈然不以為念排公議蔑是非諉諸失信諉諸騷擾諉諸日以難改多爲權辭以拒之臣等竊感焉革弊何拘於日以矯枉何患乎失信去猥濫朝廷整肅何至於騷擾反覆論列 天聽猶邈 臣等竊痛焉繼衡粗有學問不顧廉恥交結田同諂事士洪奴顏婢膝士林唾罵殷尹闕茸鄙夫依附內人奪人家舍貪戾無狀固當廢錮終身以革士習以勵廉恥也而 特許叙用開小人希望之路群邪自幸翹首引領相與慶曰吾輩將自此次第登庸邪謀詭計千歧輻輳以僥倖於萬一矣少人之革斥之遠之示之以不復用尚且黃綠攀附苟求干進况引而進之以開其路乎此路一開勢必難遏消長否泰之機於此決矣可不慎哉况繼衡

邪謀諂佞甚於殷。尹有小人之才，有小人之智者，當如豺虎毒藥以遠之，不可近也。殿下何汲汲於收用耶？經筵所以保養君德，非碩德重望不可。金勘廢朝，佞倖用心不正，決不可冒。處工曹百工之所在，非廉簡公正不可。光世貪污不公，性又浮浪，決不可濫授。臺諫公論，豈待推闡然後知其不可也？近者臺諫駁人過失，殿下必令盡言其所由，至下傳旨使之推覈，此豈祖宗設臺諫許令風聞舉覈之義乎？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殿下既委臺諫以耳目之任何疑之，至此大傷事體，不可開端以妨言路。此數事，殿下皆能燭照是非，而留難不決，臣等竊惑焉。知其是而不聽，是謂拒諫；拒諫，人主之惡名。中才之主尚且惡聞，况聖明如殿下而甘受不恥乎？臣等不勝痛憤焉。伏惟殿下念官爵猥濫之弊，思否泰消長之理，左右無非其人，六部罔非正士，則宗社幸甚。公論幸甚。不允。○傳于弘文館曰：恐予有如此事，爾等言之。知道。弘文館再啓曰：古云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子光被逐，時非徒朝廷欲殺，至於內禁衛亦自作疏，曰置之北方，必與山獠叛；置之南方，必與島夷叛。殺之何疑云。而子光已逐，其疏未及啓達。至於甲士正兵不能作疏者，欲跪闕庭使上知。

人人欲殺子光是國人皆曰可殺今不聽國人之公論何也不凡○以
金應箕爲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洪景舟爲兵曹判書兼知經筵事
張順孫爲刑曹判書朴說爲吏曹參判○辛卯 御朝講持平尹世豪
獻納申錦論原從族親加及辛殷尹曹繼衡鄭光世等事領事成希顏
曰金勘在廢朝寵幸果異於群臣然活人甚多其他未暇枚舉廢主以
臣誤製詩欲罪之勘營救使得保全以廢主所行國家宜促亡而得延
數年者以金壽童金勘力也今觀朝廷有議得事則非人人議之須爵
位隆顯智慮出衆者爲之非金勘其誰也請適經筵官之言誤矣此人
被駁必欲死矣頃者以臣弘文錄啓達事憲府至出公緘今此所啓臺
諫亦必過之矣然臣受國厚恩無以報效只欲中心所蘊吐露無隱申
鏡曰希顏所啓甚當然自古雖有出衆之才用心不善者有之勘爲都
承旨時李守義爲史官而書勘過失於史草後守義被禍時議以爲勘
中毒而不救勘在經幄則中毒之術雖不得逞將浸漬誘引納君於不
善之地希顏必欲死之言欲令 上不聽臺諫之言也臣恐大臣臺諫
從此不和也希顏曰臣非願 上不聽臺諫之言也臣意以謂不可逆
故不言其過失臺諫欲適之故言過而不言善臣非願 上盡聽臣言

也當斟酌臣及臺諫之言而取捨之耳 聖明之世言路大開大臣臺諫豈有不和之事鐫曰勤用心狹隘不可任之於經筵官不當以希顏之言主之希顏曰勤為弘文館正字時臣為同官知其為人資質英明不可棄也鐫曰勤之才可用只不合經筵官他豈無可用之地希顏曰臣等雖似倡義為首功然實有何功哉前者功臣收婢裁減時臣等獨不裁減不能安心安敢啟其改正之可與不可乎族親加無名廢朝亂命臣等欲啟而未果特進官李季男曰慎氏族親尤無名同知事申用漑曰臺諫合司已久公論已勝當速聽納 上曰若不改正則何辨慎氏且因此階梯而在職者多不可改希顏曰 上教至當○臺諫合司啟曰昨日上劄未知散落傳曰不允又再啟前事傳曰上國使臣來且司中豈無廢事不得已論啟事則天使回還後言之可也今之言事徒有弊而已復上劄略曰原從族親堂上階非徒臺諫言之侍從言之左右大臣亦言之而 殿下堅執不回官爵 祖宗之官爵 殿下安得以私之金勘有才無行名節掃地性亦邪佞偏愎少有不愜輒肆中傷殿下何愛於一邪佞必欲置諸絏幄以兆迷主誤國之禍乎曹繼衡之奸邪陰刻辛殷尹貪戾無狀士林賤惡羞與同朝鄭光世貪污不公駁

適刑官而復長工部六卿一體不可輕重凡臣等所論皆切時病爲慮甚遠而 殿下一切不納竊爲 殿下寒心焉不允○御書講○御夕講○壬辰 御朝講○臺諫合司三啓前事不允○檢詳趙舜將三公意來啓曰鄭光世乃六卿之長待六卿之長不宜若是况其所犯非關國家乎不當推閱雖得自明決不可仍任且臺諫言之請勿推而適之傳曰予之命推欲使自明非欲治罪前日經筵政丞以爲金貞幹等使自發明以伸冤抑如此位卑之人猶且如是况大臣之事不推其原而輕易進退乎光世亦必欲自明故已命推之○臺諫合司上劄略曰臣等所言皆朝廷公論出於不獲己者而 殿下亦已灼見是非猶且留難不決教之曰累日伏閣職事多廢又教之曰勞而無效又教云天使回還後來啓此以臣等諫諍之言爲不足聽茲此峻絕之言欲使臺諫沮喪退縮不復有更言臣竊痛心伏望 殿下亟從臣等所論革兩加濫僞之甚杜小人進用之路經幄斥佞倖之人六部退貪污之流則朝廷幸甚 宗社幸甚○咸鏡道觀察使狀啓以撫夷堡被擄人刷還事拘留南訥兀狄哈等六名于慶興府而放其二名入送則領兵還來屯于江邊語曰畢放還拘留人不爾汝吾里等捉歸設計是怯我以兵威

也其桀驚不遜可知請勿放還仍令拘留督使刷還且當以舉兵討罪
嚴辭答之從之○癸巳臺諫合司啓前事皆不允臺諫又啓曰臣等
所懷前既盡啓若以為不是則速迺臣職不允再辭亦不允○甲午臺
諫合司辭職四啓不允○憲府以韓亨允方遭父喪獄中及配所食肉
事已服而繼母喪對人笑謔馬上醉倒闕庭食肉事則不服推覈啓稟
傳曰勿論○乙未宴天使于思政殿○臺諫合司上疏且曰臣等之意
盡在疏中言若不允請迺臣職其疏略曰 殿下以至聖之資中興大
業謀猷燕翼宜與創業不異而不能建萬世不易之鴻圖而乃為一朝
姑息之小計原從族親堂上之階卑朝廷辱名器大累聖治而執物不
回乃諉之曰不改原從階為 宗社計也夫使斗筲瑣屑之人濫據名
位之重綱紀紊毀賢才不勸百職廢弛危亂之幾將兆於此矣烏在其
為 宗社計也族親之階廢主之私恩原從之加 殿下之小惠政事
之乖悖莫大於此革去則朝廷肅清而萬人快復不革則名器倒置而
賢才解體 殿下何崇長群小以累清明之至治乎當我 太祖化家
為國為功甚大其間奔走服事不為不多然其叅勲臣之列者纔數十
而止耳亦見 祖宗重功賞之意也今之功臣無慮百餘而原從又在

此外則其不足爲功明矣果可謂賞當其勞乎然而殿下每藉而爲辭
此臣等之尤惑者也今瑣瑣庸流半於朝廷狗尾續貂斗量車載名器之
賤有同糞土英才俊傑之人扼腕嘆咤羞與同朝殿下復將何物以
待賢者而與之共理邦國乎繼衡殷尹奸邪貪佞吮癰舐痔之倫在殿朝
依附攀結以饜富貴及其君主喪敗獨保首領今縱不能舉王法所宜
逆逐以終其身可也反爲開進用之途少人道長從茲而始矣殿下何
不防患於未萌杜絕其將來而斲而漸近以爲不足慮也金勒逢迎沾寵
貪利肆欲挾憾中傷之術亦殿下之灼知也夫朝夕講論引君當道非
大人君子決不可近今殿下春秋鼎盛操捨之幾正在今日安有知其
邪佞而姑置左右自陷於不善也鄭光世心術不正名檢掃如六卿國之
重任統領庶務決不可一日處之安有駁於刑曹而長於工曹況以墨判書
之號而猶長六卿不可使聞於後世也殿下今又推覈其狀此則傷於
大體不可之大者也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大臣有過有廢退
而無僂辱今下獄推治殆非所以禮待大臣貴貴尊尊之道也一以疑
臺諫而防言路一以辱大臣而傷事體不亦戾乎夫公論之屈伸治亂之
所係公論伸則朝廷正而是定公論屈則聰明蔽而上下隔今臺諫之

言 殿下多致疑沮雖國是所在罔可念省唯以固拒為主如是而能使
政得其理者古未之有也伏望快從公論以副輿情不然亟適臣等以待
賢能○丙申 御朝講大司諫李世仁執義柳希渚論原從族親加辛
殷尹曹繼衡金勘鄭光世事侍讀官安處誠啓曰臺諫以原從族親加
事累朝論啓不宜留難其中不可者乃慎氏族親况以廢主私恩授加
者安得仍授檢討官尹殷頤曰臣聞參原從堂上者皆庸雜不用紛填
街巷呼唱道路果何有用請速快改可也○傳于政院曰工曹判書鄭
光世勿推改正○臺諫合司辭職五啓不見○丁酉傳曰予有腫證調
理間停經筵○臺諫合司辭職六啓不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